

艺苑卮言 明 王世贞

余读徐昌《谈艺录》，尝高其持论矣，独怪不及近体，伏习者之无门也。杨用搜遗响，钩匿迹，以备览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雌黄曩哲，橐钥後进，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余固少所可。既承乏，东晤于鳞济上，思有所扬才乞，成一家言，属有军事，未果。会偕使者按东牟，牒殊简，以暑谢吏杜门，无赍书足读，乃取掌大薄蹠，有得辄笔之，投篋箱中。浹月，篋箱几满。已淮海飞羽至，弃之，昼夜奔命，卒卒忘所记。又明年，复之东牟，篋箱者宛然尘土间，出之，稍为之次而录之，合六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氏之未备者而已。既成，乃不能当也。其辞旨固不甚谬戾谬戾於本，特其漶漫散杂，亡足采者，非以解颐，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论《易》。”吾甚愧其言。戊午六月叙。

余始有所抨鹭於文章家曰《艺苑卮言》者，成自戊午耳。然自戊午而岁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脱稿。里中子不善秘，梓而行之。後得于鳞所与殿卿书云：“姑苏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较俊语辨博，未敢大尽。英雄欺人，所评当代诸家，语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岂遂以董狐之笔过责余，而谓有所阿隐耶？余所名者，《卮言》耳，不必白简也。而友人之贤者书来见规曰：“以足下资在孔门，当备颜闵科，奈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余愧不能答。已而游往中二三君子，以余称许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则请绝讯，削名籍。余又愧不能答。嗟夫！即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遗，余不明时时有之，然乌可以恚訾力迫而夺也。夫以余之不长誉仅尔，而尚无当於于鳞。令余而遂当于鳞，其见恚宁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芰，点嗜羊枣，叔夜嗜锻，玄德嗜结毛，性之所好，习固不能强也。毋若余之益甚嗜欤。盖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录，为别卷，聊以备诸集中。壬申夏日记。

●卷一

泛澜艺海，含咀词腴，口为雌黄，笔代袞钺。虽世不乏人，人不乏语，隋珠昆玉，故未易多，聊摘数家，以供濯衿。

语关系，则有魏文帝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鍾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待之致飧，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沈约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

动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龙曰：“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实，蝉蜕污浊之外者，诗也。”

语赋，则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致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

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

语诗，则挚虞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造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

范晔曰：“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傅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情傅意，则其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锺嵘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又曰：“诗有三义。酌而用之，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词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刘勰曰：“诗有恒裁，体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又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後纬成，理定而後辞畅。”又曰：“文之英雄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独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议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守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又曰：“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烦，而析辞尚简。使味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江淹曰：“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璧犹蓝朱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

沈约曰：“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又曰：“自汉至魏，词人才子，文体三变：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工绮，终致迂回，宜登公

宴，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民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於别离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又曰：“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独孤及曰：“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馀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虽去《雅》浸远，其利有过於古，亦犹路鼗出土鼓，篆籀生於鸟迹。”

刘禹锡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於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一，达於诗者能之。”李德裕曰：“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於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於只耦。故篇无足曲，词寡累句。”又曰：“璧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炼成字，千炼成句。”

释皎然曰：“诗有四深、二废、四离。四深谓气象氛氲，深於体势；意度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滞，深於垢对；用事不直，深於义类。二废谓虽欲废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四离谓欲道情而离深僻，欲经史而离书生，欲高逸而离闲远，欲飞动而离轻浮。”

梅圣俞曰：“思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於言外。”

严羽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又曰：“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唐庚云：“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叶梦得云：“古今谈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於

造化之外。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然其精圆之妙，发之於手。作诗审到此地，岂昨更有馀事？又有引禅宗论三种曰：“其一‘随波逐浪’，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截断众流’，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函盖乾坤’，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俟。”

陈绎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发至情”。

李梦阳曰：“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如人身以魂载魄，生有此体，即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

徐祜卿曰：“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A103]渺，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定其移。此诗之流也。若夫妙聘心机，随合节，或钩旨以植义，或宏文以尽心，或缓发如朱弦，或急张如跃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优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壮，或悲凄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易，此轮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详也。”又曰：“朦胧萌折，情之来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驰轶步骤，气之达是练揣摩，思之约也。颀颀累贯，韵之齐也。混纯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又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东阳曰：“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和，耳主声。”又曰：“法度既定，溢而为波，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维祜曰：“蝟螭不与蟋蟀齐鸣，不与貂裘并服。戚殊慙，泣笑别音，诗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黄省曾曰：“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构唱，真写厥衷，如春蕙秋华，生色堪把，意态各畅，无事雕模。末世风颓，矜虫斗鹤，递相述师，如图缯剪锦，饰画虽严，割强先露。”

谢榛曰：“近体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一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盛唐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混成无迹。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於起句，借用旁韵，牵强成章。”又曰：“作诗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

皇甫汙方曰：“或谓诗不应苦思，苦思则丧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视反

听，研精殚思，寸心几呕，修髯尽枯，深湛守默，鬼神将通之。”又曰：“语欲妥贴，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为砧；片语之类，并弃其余。”

何良俊云：“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则寄在冥漠；求之於远，则不下带衽。”

语文，则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於《书》者也；序述论议，生於《易》者也；歌咏赋颂，生於《诗》者也；祭祀哀诔，生於《礼》者也；书春天箴铭，生於《春秋》者也。”

韩愈曰：“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然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曰：“和平之声淡薄，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情，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苏轼曰：“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当行，止於所不得止耳。”

陈师道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涂云：“庄子善用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太史公善用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又曰：“《庄子》者，《易》之变。《离骚》者，《诗》之变。《史记》者，《春秋》之变。”

李攀龙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总论，则魏文帝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张茂先曰：“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

陆士衡曰：“其始也，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精而弥宣，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嗽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进。”又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又曰：“石韞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

殷曰：“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有野体、鄙体、俗体，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

柳晚曰：“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与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韩。诗溺於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於谢。”

已上诸家语，虽深浅不同，或志在扬才乞，或寄切诲诱，撷而观之，其於艺文思过半矣。

四言诗须本《风雅》，间及韦、曹，然勿相杂也。世有白首铅槩，以训故求之，不解作诗坛赤帜。亦有专习潘陆，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拟古乐府，如《郊祀房中》，须极古雅，发以峭峻。《饶歌》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须斟酌浅深质文之间。汉魏之辞，务寻古色。《相和瑟曲》诸小调，系北朝者，勿使胜质；齐梁以後，勿使胜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

古乐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後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於诗，音尽於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韦’、‘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这後，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语乐府体甚详，聊志之。

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摭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三谢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极，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畅。其发也，如千钧之弩，一举透革。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一入促节，则凄风急雨，窈冥变幻。转折顿挫，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收之则如橐声一击，万骑忽敛，寂然无声。

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惟收为尤难。如作平调，舒徐绵丽者，结须为雅词，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叹意。奔腾汹涌，驱突而来者，须一截便住，勿留有馀。中作奇语，峻夺人魄者，须令上下脉相顾，一起一伏，一顿一挫，有力无迹，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浑，加之二字，便觉费力。虽曼声可听，而古色渐稀。七字为句，字皆调美。八句为篇，句皆稳畅。虽复盛唐，代不数人，人不数者。古惟子美，今或于鳞，骤似骇耳，久当论定。

七言律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耳。发端，盛唐人无不佳者。结颇有之，然亦无转入他调及收顿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铢两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守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韵，勿拈险韵，勿傍用韵。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後事。此诗家魔障，愤之慎之。

绝句固自难，五言尤甚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而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缓。吾尝读《维摩经》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诸天宝座，丈室不增，诸天不减，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小劫。须如是乃得。

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偶一为之可也。然和韵在於押字浑成，联句在於才力均敌，声华情实中不露本等面目，乃为贵耳。

《骚》赋虽有韵之言，其於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骚》辞所以总杂理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恒深至，不暇致论，亦故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

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锦照灼，然後徐而约这，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纵横，无首无尾，了不知结束之妙。又或瑰伟宏富，而神气不流动，如大海乍涸，万宝杂厕，皆是瑕璧，有损连城。然此易耳。惟寒俭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为害也。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

拟《骚》赋，勿令不读书人便竟。《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余，徨追赏。

物相杂，故曰文。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曰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原先，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曰上书

，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春天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公布，曰箴，曰哀，曰谏，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谏，皆其馀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

吾尝论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後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已。有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

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孔门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来，无非妙境。

古乐府、《选》体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体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後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於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於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断轮手。自今而後，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来，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义矣。

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乐《选》律绝，句字殊，声韵各协。下迨填词小技，尤为谨严。《过秦论》也，叙事若传。《夷平传》也，指辨若论。至於序、记、志、述、章、令、书、移，眉目小别，大致固同。然《四诗》拟之则佳，《书》、《易》放之则丑。故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

《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

《三百篇》删自对手，然旨别浅深，词有至未。今人正如目沧海，便谓无底，不知湛珊瑚者何处。

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

，“载豨歇骄”；（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啬，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类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类也。

《三百篇》经圣删，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所摘前句是也。《尚书》称圣经，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盘庚》诸篇是也。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盖辞无所不修，而意则主於达。”今《易系》《礼经家语》《鲁论》《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尝不工也。扬雄氏避其达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译而达之，作帝王本纪，俱非圣人意也。

圣人之文，亦宁无差等乎哉？《禹贡》，千古叙事之祖。如《盘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为诗也，其犹在周书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诗，凡传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韩子之言固然。然《诗》中有《书》，《书》中有《诗》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诗也，姑举数条以例之。《诗》语如“齐侯之子，平王之孙”，“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中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夫夙退，毋使君劳”，“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取木}子内史”，“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竹行迈谋，是用不得於道”，“心之忧矣，云如之何”，“或出入讽议，或靡事不为”，“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学有缉熙于光明”，“至于文武，缵太王之绪”，以入《书》，谁能辨也。《书》语如“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无怠无荒，四夷来王”，“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朕志先定，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百僚师师，百工惟时”，“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罔昼夜雝雝，罔水行舟”，“下管鼗，合止”，“《箫韶》九成，凤为仪”，“莱夷作牧，厥筐丝，厥草惟夭，厥木惟乔”，“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於有仁”，“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厥德靡常，九以亡”，“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又“无偏无陂”以至“归其有极”，总为一章。《易语》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密云不雨，自我四郊”，“其亡其亡，系於苞桑”，“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後脱之弧”，“困於石，据於蒺藜，入於其宫，不见其妻”，“震来，笑言哑哑，旅人先笑後号咷”，“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民或求”，以入《诗》谁能辨也？抑不特此，凡《易》卦爻辞彖小象，叶韵者十之八，故《易》亦《诗》也。

秦以前为子家，人一体也，语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杂而易晦也。左马而至西就，洗之矣。相如，《骚》家流也。子云，子家流也。故不尽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厌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赘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学不能博，而苦其变，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学不能博，故其直贱也。

●卷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未见君子，如调饥。”“厌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𠄎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命不同。”“日居月诸。”“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先君之思，以{曰助}寡人。”“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鸣雁，旭日始旦。”“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我躬不阅，遑恤我後。”“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风其凉，雨雪其。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玉之玩具也，象之才帝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良马五之。”“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我徂乐，三岁食贫。”“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将叔无狃，戒其伤汝。”“两服上

襄，两骖雁行。”“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左旋右抽。”“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队。无已太康，职思其居。”“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悠悠苍天！曷其有极？”“予美亡此，谁与独旦！”“驷[A164]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游环胁驱。”“阴引鋈续，文茵畅毂。”“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忧心如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这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魴。”“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我来自东，零雨其。”“皇驳其马。”“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鸿飞遵渚，公归无所。於女信处。”“四牡，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伐木丁丁，鸟鸣嚶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和鸾，万福攸同。”“我有嘉宾，中心贶之。”“织文鸟章，白旗帜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四骐翼翼，路车有。簟{弗}鱼服，钩膺{攸革}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央央，方叔率止。约氏错衡，八鸾。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葱珩。”“蠢尔荆蛮，大邦为讎。方叔元老，克壮其犹。”“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吉日维戊。”“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正月繁霜。”“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焉如捣。”“维忧用老。”“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我躬不阅，遑恤我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职为乱阶。”“瓶之罄矣，维罍之耻。”“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屣，可以履霜。”“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明明上天，照临下土。”“自贻伊戚。”“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上天同云，雨雪。益之以，既优既渥。既_r既足，生我百。”“祀事孔明，先祖

是皇。”“有_レ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六轡沃若。”
“莛与女萝，施于松柏。”“有者弁。”“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鸾声_{イイ}。”“雨雪_レキ々，见见曰消。”“卷发如蚤。”
“终朝采绿，不盈一。予发曲局，薄言归沐。”“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羊坟首，三星在。”“何不日鼓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式遏寇虐，よ不畏明。”“王欲玉女。”“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天之牖民，如埴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携。”“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
“女_い於中国。”“天不湏尔以酒。”“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_レ谟定命，远犹辰告。”“无言不讎，无德不报。”“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进退维谷。”“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靡神不举，靡爱斯牲。”“旱魃为虐，如_レ炎如焚。”“瞻昊天，有_イ其星。”“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士民其瘵。”“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十千维耦。”“万亿及秭。”“设业设_ね，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鼗磬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皇々厥声，肃和鸣。”
“有来，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龙阳阳，和铃央央，{攸革}革有。”“无_レ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厌厌其苗，绵绵其_キ。”“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旨酒思柔。”“於铄王师，遵养时晦。”“牡马，在之野。薄言者，有有皇，有骠有黄，以车彭彭。”“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永锡难老。”“食我桑{黑甚}，怀我好音。”“白牡_も刚，牺尊将将。毛_い，笱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公车千乘，朱英绿，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冑朱_口，徒增增。”“黄发齿。”“鼗鼓渊渊，_{イイ}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不竞不_レ求，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苞有三蘂，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代，昆吾夏桀。”“挾彼殷武，奋伐荆楚，_口入其阻。”“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後生。”

诗旨有极含蓄者、隐恻者、紧切者，法有极婉曲者、清畅者、峻洁者、奇诡者、玄妙者。《骚》赋古选乐府歌行，千变万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语，以见法这所自。其《鹿鸣》、《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绵》、《或朴》、《旱麓》、《思齐》、《皇矣》、《灵台》、《下武

》、《文王》、《生民》、《既醉》、《鳧》、《假乐》、《公刘》、《卷阿》、《民》、《韩奕》、《江汉》、《常武》、《清庙》、《维天》、《烈文》、《昊天》、《我将》、《时迈》、《执竞》、《思文》，无一字不可法，当全读之，不复载。

古逸诗箴铭讴谣之类，其语可入《三百篇》者：“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君子有酒，小人鼓缶。”“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祈招之，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キキ，取予不疑。”“棠棣之华，翩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鱼在在藻，厥志在饵。”“九变复贯，知言之选。”“皎皎练丝，在所染之。”

——右逸诗

“立我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康衢》）“黄之池，其马□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玉。皇人受。”（“白云在天，山□自出。”（《白云》）

——右谣

“卿云烂兮，□ 纍纍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卿云》）“南山有乌，北山有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日月昭昭兮寝已驰，与子斯兮芦之漪。”（《渔父》）

——右歌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漪兰》）“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陇头》）

——右操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口）“与其溺於人也，宁溺於渊。溺於渊，犹可游也。溺於人，洒中救也。”（口 盘）“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楹）“一命而倮，再命而伋，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 於是，粥於是，以□ 余口。”（鼎）

——右铭

“荷花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舜祠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用祭天）

——右辞

“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後，将育於姜。”（懿氏）

——右繇

“涓涓不塞，将为江河。”（黄帝语）“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畏首畏尾，身其余几。”

——右谚

汉魏人诗语，有极得《三百篇》遗意者，漫记於後：“非惟雨之，又润泽之。非惟彳扁之，我汜布之。”“般般之兽，乐我君囿。”“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谁谓德难，厉其其庶而。”“金支秀华，庶毛翠旌。”“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惟德之臧，建侯之常。”“如山如岳，嵩如不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此二《雅周颂》和平之流韵也。“葶葶紫芝，可以疗饥。”“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礼乐，我有衣裳。”“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衣带日以缓。”“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弃我如遗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弦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愁多知夜长。”“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出户独徨，忧思当告谁。”“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不惜年往，忧世不治。”“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岂伊不虔，思于天衢。岂伊不怀，归于榆。天命不卜，畴，畴敢以渝。”“自惜袖短，内手知寒。”“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泳彼长川，言息其浒。陟彼高冈，言刈其楚。”此《国风》清婉之微旨也。“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志亡僿，精权奇。浮云，么上驰。”“今安匹，龙为友。”“临高台以轩。”“江有香草日以兰。”“昌乐肉飞。”“采虹垂天。”“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世无萱草，令我哀叹。”此秦齐变风奇峭之遗烈也。

秦始皇时，李斯所撰《峯山碑》，三句始下一韵，是《采芄》第二章法。《琅芽台铭》，一句一韵，三句一换，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太公《阴谋》有《笔铭》，云：“毫毛茂茂，（叶记月切）陷水可脱，陷文不活。”于鳞取之。余谓其言精而辞甚美，然是邓析以後语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後事也，必非太公作。

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

《天问》虽属《离骚》，自是四言之韵，但词旨散漫，事迹惝，不可存也。

延寿《易林》、伯阳《参同》，虽以数术为书，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遗法耳。

杨用言《招魂》远胜《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不如屈，宏丽不如司马，而兼撮二家之胜。

《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高帝哉？汉武故是词人，《秋风》一章，几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赋》，长卿下，子云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绝，落叶哀蝉，疑是贗作。幽兰、秀簟，的为傅语。

“《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悲来，其悔心之萌乎？”文中子赞二帝语，去孔子不远。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为嫌，悲壮乌咽，与《大风》各自描写帝王兴衰气象。千载而下，惟曹公“山不厌高”，“老骥伏枥”，司马仲达“天地开辟”、“日月重光”语，差可嗣响。

《柏梁》为七言歌行创体，要以拙胜。“日月星辰”一句，和者不及。

“宗室广大日益滋”，为宗正刘安国。“外家公主不可治”，为京兆尹。按当作内史。“三辅盗贼天下危”，为左冯翊咸宣。“盗起南山为民灾”，为右扶风李成信。其语可谓强谏矣，而不闻逆耳。郭舍人“妃女唇甘如饴”，淫褻无人臣礼，而亦不闻罚治，何也？若“枇杷橘栗桃李梅”，虽极可笑，而法亦有所自，盖宋玉《招魂》篇内句也。

汉时卫霍营平，纠纠虎臣，然《柏梁诗》“郡国士马羽林材”、“和抚四夷不易哉”语，无愧七言风雅。《封建三王有》及屯田诸疏，两汉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所为。柏梁歌咏，咸依位序，独骠骑在丞相前，大将军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贵”，此亦一徵。按《古文苑》注称台成於元鼎二年，登台赋诗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时青盖兼二职也。然则“郡国士马”之咏，亦出青口耶？

韦孟玄成《雅公布》之後，不失前规，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昌少之，私所不解。

鍾嵘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一字千金。”後并“去者日以疏”五首为十九首，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郁郁”、“游戏宛与洛”为咏东京，“盈盈楼上女”为犯惠帝讳。按临文不讳，如“总齐群邦”，故犯高讳，无妨。宛洛为故周都会，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两宫”“双阙”，亦似东京语。意者中间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未可知。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

“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缓”字妙极。又古歌云：“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岂古人亦相蹈袭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趋”字峭，俱大有味。

“东风摇百草”，“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朱华冒绿池”，“冒”字更撩眼耳。“青袍似春草”，复是後世巧端。

李少卿三章，清和调适，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错杂，第其旨法，亦鲁卫也。“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青青园中葵”“鸡鸣高树颠”“日出东南隅”“相逢狭路间”“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阳城东路”“飞来双白鹄”“翩翩堂前燕”“青青河边草”，“《悲歌》、《缓声》、《八变》、《艳歌》、《纨扇篇》、《白头吟》，是两汉五言神境，可与《十九首》、《苏》、李并驱。

《诗谱》称汉郊庙十九章，煅意刻酷，炼字神奇，信哉！然失之太峻，有《秦风小戎》之遗，非《颂》诗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调短弱未舒耳。《铙歌》十八中有难解及迫诘屈曲者，“如孙如鱼乎？悲矣”、“尧羊蜚从王孙行”之类，或谓有缺文断简，“妃呼”、“收中吾”之类，或谓曲调之遗声，或谓兼正辞填讯，大小混录，至有直以为不足观者。“巫山高”、“芝为车”，非三言之始乎？“临高台以轩”、“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竿”、“双珠玳瑁簪”，非五言之神足乎？“驾六飞龙四时和”，“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误处既不能晓，佳处又不能识，以为不足观，宜也。

《铎舞》《巾舞》，歌俳歌政，如今之《琴谱》及乐声车公车之类，绝无意谊，不足存也。

录苏李杂诗十二首，虽总杂寡绪，而浑朴可咏，固不必二君手笔，要亦非晋人所能办也。如“人生一世间，贵与愿同俱”，“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泻水置瓶中，焉辨淄与澠”，“仰视云间星，忽若割长帷”，仿佛河梁间语。

杨用录古诗逸句及书语可入诗者，不能精，亦有遗漏。余择而录之：“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安知凤皇德，贵其来见稀。”（皆李陵）“泛泛江汉萍，飘荡永无根。”“青青陵中草，倾叶朝日。”（作“希”乃妙。）“天霜木叶下，鸿雁当南飞。”“人远精神近，寤寐见容光。”“初秋北风至，吹我章华台。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石上生菖蒲，一雨八九节。仙人劝我食，令我好颜色。”“去归不顾门，菱韭不入园。”（诸葛孔明）“探怀授所欢，愿醉不顾身。”（王仲宣“皎月垂素光，玄云为仿佛。”（刘公）“金荆持作枕，紫荆持作床。”“黄鸟鸣相追，咬咬弄好音。”“翕如翔云会，忽若惊风散。”（刺腆）“迅飏翼华盖，飘若鸿飞。”（石崇）“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右军）“遥看野树短。”（虞骞）“浴

景出东汀亭。”（《仙诗》）已上皆古诗。“生无一日欢，死有万世名。”（《列子》）“片玉可以琦，奚必待盈尺。”“骏马养外厩，美人充下陈。”（《陈国策》）“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煎。”（《龚胜传》）“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带钩。许由让天下，终不利封侯。”“日回而月周，终不与时游。”“南游罔{穴良}野，北息沈墨乡。”（俱《淮南子》）“跣跣被商舄，重译吟诗书。”（王充）“新霁清升，天光入隙中。”（佛经）“陇坂萦九曲，不知高几里。”（《三秦记》）“乔木知旧都。”（《吕览》）“新林无长木。”（同）“素湍如委练。”（罗含《记》）“挥袖起风尘。”（刘邵）“兰葩岂虚鲜。”（郭璞）“文禽蔽绿水。”（应璩）“两雄不并栖。”（《三国志》）已上杂书语。

《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人不易晓，至以《木兰》并称。《木兰》不必用“可汗”为疑，“朔气”“寒光”致贬，要其本色，自是梁陈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软语似出闺，而中杂唐调，非文姬笔也，与《木兰》颇类。

余读《琴操》所称记舜禹孔子诗，咸浅易不足道。《拘幽》，文王在系也，而曰：“殷道□□，浸浊烦。朱紫相合，不别分。迷乱声色，信谗言。”即无论其词已，内文明，外柔顺，蒙难者固如是乎？“瞻天案图，殷将亡。”岂三分服事至德人语！“望来羊”固因眼如望羊傅也。他如《献玉退怨歌》谓楚怀王子平王。夫平王，灵王弟也，历数百年而始至怀王。至乃谓玉人为乐正子，何其俚也。《穷劫曲》言楚王乖劣，任用无忌，诛夷白氏，三战破郢，王出奔。用无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胜，後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辞曰：“留兵纵骑虏京阙。”时未有骑战也。《河梁歌》：“举兵所伐攻秦王。”句践时秦未称王也，句践又无攻秦。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於古者也。不通古而传，是岂伪者之罪哉！

词赋非一时可就。《西京杂记》言相如为《子虚上林》，游神荡思，百馀日乃就，故也。梁王兔园诸公无一佳者，可知矣。坐有相如，宁当罚酒，不免腐毫。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虽尔忽，何言之壮也。“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语之祖。

《卜居》《渔》你，便是《赤壁》。诸公作俑，作法於凉，令人永慨。

长卿《子虚》诸赋，本从《高唐》物色诸体，而辞胜之。《长门》从《骚》来，毋论胜屈，故高於宋也。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鹏鸟》率直而少致。

太史公千秋轶才，而不晓作赋。其载《子虚上林》，亦以文辞宏丽，为世

所珍而已，非真能赏咏之也。观其推重贾生诸赋可知。贾畅达用世之才耳，所为赋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赋》，绝不成文理。荀卿《成相》诸篇，便是千古恶道。

杂而不乱，复而不厌，其所以为屈乎？丽而不侔，放而有制，其所以为长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则寡矣。子云虽有剽模，尚少迳。班张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子云服膺长卿，尝曰：“长卿赋不是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耻？”研磨白首，竟不能逮，乃谤言欺人云：“雕虫之技，壮夫不为。”遂开千古藏拙端，为宋人门户。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长门》一章，几於并美。阿娇复幸，不见纪传，此君深於爱才，优於风调，容或有这，史失载耳。凡出长卿手，靡不丽工至，独《琴心》二歌浅稚，或是一时匆卒，或後人傅益。子瞻乃谓李陵三章亦伪作，此儿童之见。夫工出意表，意寓法外，令曹氏父子犹尚难之，况他人乎？

《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

《长门》“邪气壮而攻中”语，亦是太拙。至“揄长袂以自翳，数昔日之{侃言}殃”以後，如有神助。汉家雄主，例为色，或再幸再弃，不可知也。

孟坚《两都》，似不如张平子。平子虽有衍辞，而多佳境壮语。

“□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志熊横出，不可胜记。”此玉之赋神女也。“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盼。”此玉之赋登徒也。“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盼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此子建之赋神女也。其妙处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满堂兮美人，忽与余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变法而为之者也。

宋玉《讽赋》与《登徒子好色》一章，词旨不甚相远，故昭明遗之。《大言》《小言》，枚皋滑稽之流耳。《小言》无内之中本骋辞耳，而若薄有所悟。

班姬《捣素》如“阅绞练之初成，择玄黄之自出。准华裁於昔时，疑形异於今日”，又“书既封而重题，笥已缄而更结”，皆六朝鲍谢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选彼而遗此，未审其故。

子云《逐贫赋》固为退之《送穷文》梯阶，然大单薄，少变化。内贫答主人“茅茨上阶，瑶台琼榭”之比，乃以俭答夺得，非贫答主人也。退之横出意

变，而辞亦雄贍，末语“烧车与船，延之上坐”，亦自胜凡。子云之为赋、为《玄》、为《法言》，其旁搜酷拟，沉想曲换，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傅武仲有《舞赋》，皆托宋玉为襄王问对。及阅《古文苑》宋玉《舞赋》，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间精语，如“华飞{髟肖}而杂纤罗”，大是丽语。至于形容舞态，如“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沓合并。绰约闲靡，机迅体轻”，又“回身还入，迫于急节。纤形赴远，专以摧折。纤蛾飞，缤若绝。”此外亦不多得也。岂武仲衍玉赋以为己作耶？抑後人节约武仲之赋，因序语而误以为玉作也？

枚乘《菟园赋》，记者以为王薨後，子皋所为。据结尾妇人先歌而後无和者，亦似不完之篇。

“凄唳辛酸，嚶嚶关关，若离鸿之鸣子也。含胡单谐，雍雍喈喈，若群雏之从母也。”其《笙赋》之巧诣乎？（“鸣”作“命”。）“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间辽故音Φ，弦长故微鸣。”其《琴赋》之实用乎？“扬和颜，攘皓腕”以至“变态无穷”数百语，稍极形容，盖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渊《洞箫》、季长《长笛》，才不胜学，善铺叙而少发挥。《洞箫》孝子慈母之喻，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杨用所载七仄，如宋玉“吐舌万里唾四海”，纬书“七变入白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摄”，七平如《文选》“离飞绡垂纤罗”，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参差开”、“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读，而杨不之及。按傅武仲《舞赋》，家有《古文苑文选》，皆云“华飞绡杂纤罗”，不言“垂纤罗”也。

东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纯俱以奇才挟神术，而宦俱不达。景纯以舌为笔者也，公明以笔为舌者也，曼倩笔舌互用者也。若其超物之哲，曼倩为最，公明次之，景纯下矣。

●卷三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於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班氏，贤於文者乎？人巧极，天工错。庄生、《列子》、《楞严》、《维摩诘》，鬼神於文者乎？其达见，峡决而河溃也，窈冥变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诸文外，《山海经》、《穆天子传》亦自古健有法。

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帝王纪，以己释《尚书》者也，又多引图纬子家言，其文衍而虚；春秋诸世家，以己损益诸史者也，其文畅而杂；仪秦鞅睢诸传，以己损益《战国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刘项《纪》、信越诸《传》，志所闻也，其文宏而壮；《河渠》、《平准》诸书，志所见也，其文核而详，婉

而多风；《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发所寄也，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

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韩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实。欧苏氏振宋者也，其文虚。临川氏法而狭。南丰氏饫而衍。

老氏谈理则传，其文则经。佛氏谈理则经，其文则传。

《圆觉》之深妙，《楞严》之宏博，《维摩》之奇肆，乎《鬼谷》、《淮南》上矣。

枚生《七发》，其原玉之变乎？措意垂竭，忽发观潮，遂成滑稽。且辞气跌宕，怪丽不恒。子建而後，模拟牵率，往往可厌，然其法存也。至後人为这而加陋，其法废矣。

《檀弓》简，《考工记》烦。《檀弓》明，《考工记》奥。各极其妙。虽非圣笔，未是汉武以後人语。

孟轲氏，理之辨而经者。庄周氏，理之辨而不经者。公孙侨，事之辨而经者。苏秦，事之辨而不经者。然材皆不可及。

吾尝怪庾子嵩不好读《庄子》，开卷至数行，即掩曰：“了不异人。”以为此本无所晓，而漫为大言者，使晓人得这，便当沉湎濡首。

《吕氏春秋》文有绝佳者，有绝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鸿烈》虽似错杂，而气法如一，当由刘安手裁。扬子云称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韩非子》文甚奇。如《亢仓冠》之流，皆伪书。

贾太傅有经国之才，言言蓍龟也。其辞而开，健而饫。

西京之流而东也，其王褒为之导乎？由学者靡而短於思，由才者俳而浅於法。刘中垒宏而肆，其根杂。扬中散法而奥，其根晦。《法言》所云“故眼之”，是何语？

东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见，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识琐而鄙，其辞散邨，其旨乖而稚。中郎爱而欲掩之，亦可推矣。

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其诏令、辞命、奏书、赋颂，鲜古文，不称书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的尝无忌之流足模写者乎？三也；其词有《尚书》《毛诗》左氏《战国策》韩非吕不韦之书足荟藂者乎？四也。呜呼！岂惟子长，即尼父亦然，《六经》无可着手矣。

孟坚叙事，如堆氏上官之，废昌邑王春天事，赵韩吏迹，京房术败，虽不得如化工肖物，犹是顾凯之陆探微写生。东京以还，重可得乎？陈寿简质，差

胜范晔，然宛缚详至，大不及也。

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

魏武帝乐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秋风萧瑟，洪涛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辞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因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然觉扬语奇，武帝语壮。又“月生西陂”语有何致，而马融复袭之？

子建“谒帝承明庐”、“明月照高楼”，子2“西北有浮云”、“秋风萧瑟”，非邨下诸子可及。仲宣公远在下风。吾每至“谒帝”一章，便数十过不可了。悲婉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

《洛神赋》，王右军大令各书数十本，当是晋人极推之耳。清彻圆丽，神女之流，陈王诸赋，皆《小言》无及者。然此赋始名感甄，又以蒲生当其塘上，际此忌兄，而不自匿讳，何也？《蒲生》实不如《塘上》，令洛神见之，未免笑子建佻父耳。

《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与《纨扇》《白头》姨姒。甄既摧折，而芳誉不称，良为雅叹。

“莫以豪贤帮，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贱，弃捐菅与蒯。”其语意妙绝，千古称之。然《左传》逸诗已先道矣，云：“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

陈思王《赠白马王彪》诗全法《大雅》、《文王》之什体，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有欲合而为一者，良可笑也。

杨德祖《答临淄侯书》中有“猥受顾锡，教使刊定。《春秋》这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才甘口，市人拱手”，及览临淄侯书，称“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不言刊定。唯所云“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後世谁相知定吾文者’”，此植相托意耶？当时孔文举为先达，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孔璋书檄饶凶瑜次之。而诗皆不称也。刘楨王粲，诗胜於文。兼至者独临淄耳。正平子建直可称建安才子，其次文举，又其次为公仲宣。

读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吴朝歌钟大理书，似少年美资负才性，而好货好色，且当不得恒享者。桓灵宝技艺差相埒，而气尚过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

孔文举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长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桓灵宝为义兴太守，不得志，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遂弃官归。孔语便是唐律，桓句亦是唐选。而桓尤爽俊，其人不作逆，一才子也。

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便觉自远。

古乐府：“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二语妙绝。老杜：“玉仍当歌。”“当”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与知者道也。用引孟德“对酒当歌”云：“子美一阐明之，不然，读者以为该当之当矣。”大贽贽可笑。孟德正谓遇酒即当歌也，下云“人生几何”可见矣。若以“对酒当歌”作去声，有何趣味？

阮公《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着论宗佳耳。人乃谓陈子昂胜之，何必子昂，宁无感兴乎哉！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然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诗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吾每想其人，两腋习习风举。

平子《四愁》，千古绝唱，傅玄拟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资耳。玄又有《日出东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窃其常语，尤有句厌者。本词：“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於意已足，绰有馀味。今复益以天地正位之语，正如低措大记旧文不全，时已意续貂，罚饮墨水一斗可也。

陆士衡翩翩藻秀，颇见才致，无奈侏弱何。安仁气力胜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苍，《咏史招隐》，绰有兼人之语，但太不雕琢。

子卿第二章，弦歌商曲，错叠数语。十九首：“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亦大重犯，然不害为古。“奚必丝与笔，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极是妙咏，灌木悲吟，不失佳语，故曰：“离则双美，合则两伤。”

李令伯《陈情》一表，天下称孝。後起拜汉中，自以失分怀怨，应制赋诗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缘。仕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谢公东山捉鼻，恒恐富贵逼人。既处台鼎，嫌隙小构，见桓子野弹琴抚怨诗一曲，至捋须流涕。殷深源卧不起，及後败废，时云：“会稽王将人上楼，著去梯。匹如始作养刘不出山时观，有何不可？”乃知向者都非真境。

王武子读孙子荆诗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语极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晓。情生於文，则未易论。盖有出之者偶然，而览之者实际也。吾平生时遇此境，亦见同调中有此。又庾子嵩作《意赋》成，为文康所难，而云：“正在有意无意之间。”此是T辞，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无意

之间，却是文章妙用。

“以彼径雨茎，荫此百尺条。”是涉世语。“贵者虽自贵，弃之若埃尘。”是轻世语。“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是出世语。每讽太冲诗，便飘欲仙。

石卫尉纵横一代，领袖诸豪，岂独以财雄之，政才气胜耳。《思归引》、《明君辞》情质未离，不在潘陆下，刘司空亦其俦也。《答卢中郎》五言，磊块一时，涕泪千古。

沈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取高前式。”然则少陵以前，人固有“诗史”之称矣。

实境诗於实境读之，哀乐便自百倍。东阳既废，夷然而已，送甥至江口，诵曹颜远“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泣数行下。余每览刘司空“岂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未尝不掩卷酸鼻也。呜呼！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彼石勒段，今竟何在。

王处仲每酒间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人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悯矣。余自庚申以後，每读刘司空二语，未尝不歛罢酒。至少陵“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後事”，辄黯然低回久之。

王处仲赏咏“老骥伏枥”之语，至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唾壶尽缺。即玄德悲髀肉生意也。桓玄子恒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贻臭万年”，至今为书生骂端，然直是大英雄语。庾道季云：“廉颇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泉下人。”人虽不相蒙，意实有会。

偶阅士龙与兄书，前後所评口者云：“《二祖颂》甚为高伟，《述思赋》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未得为兄赋之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多体，便欲不清。（老杜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当已过二十也。”）《祖德颂》甚复尽美。《漏赋》可谓精工。”又云：“张公父子亦语云：‘兄文过子安。’云谓兄作《二京》，必传无疑。”又云：“张公赋诤自过五言诗耳。《玄泰诤》自不及《士祚诤》，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箴》耳。”又云：“《登楼》名高，恐未可越。《祖德颂》无乃谏语耳，然靡靡清工，用辞纬泽，亦未易恐兄未熟视之耳。”又云：“蔡氏所长，唯铭颂耳。铭之善者，亦复数篇，其馀平平。兄诗赋自兴绝域，不当稍与比较。”按张为司空，蔡则中郎也。又云：“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文，此为宗矣。真元盛称《九辨》，意甚不爱。”其兄弟间议论如此，大自可采。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又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

不善；陆文若排沙拣金，往往见宝。”又先尝谓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则陆之文病在多而芜也。余不以为然。陆病不在多而在模拟，寡自然之致。

晋史不载夏侯孝若《东方朔赞》而载其《训弟文》，真无识者也。

晋《拂舞歌》《白鸠》《独漉》得孟德父子遗韵，《白舞歌》已开齐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风。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万岁後，荣名安所之。”名亦无归矣，又不得则归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饮一杯酒。”“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亦不得已而归之酒，曰：“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至於被服纨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悯矣。

倚马事，乃桓温征慕容时，唤袁虎倚马前作露布，文不辍笔。今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谦为“倚牛者”，可笑也。

陆士衡之“来日苦短，去日苦长”，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张季鹰之“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曹颜远之“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语若卑浅，而亦实境所就，故不忍多读。

渡江以还，作者无几，非惟戎马为阻，当由清谈间之耳。景纯《游仙》，晔晔佳丽，第少玄旨。《江赋》亦工，似在木玄虚下。玄虚《海赋》，人谓未有首尾，尾诚不可了，首则如是矣，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今却不免孤负大海。

“翕波则洪连口，吹滂则百川倒流。”此玄虚之雄也。“举翰则宇宙生风，抗鳞则四渎起涛。”此兴公之雄也。“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三《海赋》措语无大悬绝，读之令人转忆扬马耳。

融之此赋，本传载之甚明。又有“增”“盐”二韵，出於应手，以为佳话。而用云“恨不见全文”，何也？用无史学，如“张浚”、“张俊”，三尺小儿能晓，以为秘闻，何况其它。

渊明托旨冲澹，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谓为自然，谬以千里。

“问君何为尔？心远地自偏。”“此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清悠淡水，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汉魏果中，是未收严佛阶级语。

谢灵运天质奇丽，运思精凿，虽格体创亦，是潘陆之余法也，其雅缚乃过之。“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宁在“池塘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语雅。“天鸡弄和风”，景近而趣遥。

延之创撰整严，而斧凿时露，其才大不胜学，岂惟惠休之评，视灵运殆更霄壤。如《应诏曲水燕》，而起语云：“道隐未形，治彰既乱。帝迹悬衡，皇

流共贯。惟王创物，永锡洪算。”与题有毫发干涉耶？至於《东宫释尊》之篇起句“国尚师位，家崇儒门”，老生板对，唐律赋之不若矣。

古诗四言之有冒头，盖不始延年也，二陆诸君为之俑也。如《皇太子宴宣猷堂应令》，而士衡起句曰：“三正迭绍，洪圣启运。自昔哲王，先天而顺。”凡十六韵而始及太子。《大将军宴会》，而士衡起句曰：“皇皇帝，诞骏命。四祖正家，天禄安定。”凡八韵而始入晋乱，齐王始平之。又士衡《赠斥丘令》而曰：“於皇圣世，时文惟晋。受命自天，奄有黎猷。”《答贾常侍》而曰：“伊昔有皇，肇济黎蒸。先天创物，景命是膺。”潘安仁为贾答而曰：“肇自初创，二仪烟力。爰有生民，伏羲始君。”晋武《华林园宴集》而应吉甫起句云：“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极肇建，彝伦攸敷。”若尔则不必多费此等语，但成一冒头，百凡宴会酬赠，可举以贯之矣。若韦孟之《讽谏》，思王之《责躬应诏》，靖节之《赠族》，叔夜之《幽愤》，仲宣之《赠蔡睦文始》，越石之《赠卢谡》，宁有是耶其他仲宣之《思亲》云：“穆穆显妣，德音徽止。”闾丘冲之《三月宴》云：“暮春之月，春服既成。”裴季彦之《大蜡》曰：“日躔星纪，大吕司辰。”开口见咽，岂不快哉！而《选》都未之及，何也？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它作，如“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鸾翻有时锻，龙性谁能驯”，以比己之肮脏也；“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以解己之任诞也；“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濡滞也。语意既隽永，亦易吟讽。“明月照积雪”，是佳境，非佳语。“池塘生春草”，是佳语，非佳境。此语不必过求，亦不必深赏。若权文公所论“池塘”“园柳”二语托讽深重，为广州之祸张本，王介甫取以为美谈，吾不敢信也。（按权云：“池塘者，泉水潴溉之池。今曰生春草，是王泽竭也。《鹵》诗所配一虫鸣则一候，今曰变鸣禽者，候将变也。”）

玄晖不叭工发端，撰造精丽，风华映人，一时之杰。青莲目无往古，独三四称服，形之词咏。《登九华山》云：“恨不携谢惊人诗来。”特不如灵运者，匪直材力小弱，灵运语俳而气古，玄晖调俳而气今。

谢山人谓玄晖“澄江净如练”，“澄”“净”二字意重，欲改为“秋江净如练”。余不敢以为然，盖江澄乃净耳。

宋高祖每欲除异己，必令壮士丁午拉杀。午即乐府所谓丁都护者也。时人为之语曰：“莫跋扈，付丁午。”萧齐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时人亦语曰：“莫张，付桓康。”二字既同而字亦对，又皆协韵，甚奇。晋史载谢安石语亦有韵，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屋後着人。”正可破此二主。

自昔倚马占檄，横槊赋诗，曹孟德李少卿桓灵宝杨处道之外，能复有几？自非本色故足贻姍。敖曹《行路难》，犹堪放浪；崇文醉儿，有愧祖武。至於权龙褒辈，供卢胡而已。独《南史》所载梁曹景宗目不知书，好以意作字。及当上燕，朝贤以曹兜鍪，不烦倡和。曹固请不已，许之。仅馀“竞”“病”二韵，即赋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兑。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座赏服。宋沈庆之目不知书，每将署事，辄恨眼不识字。上尝欢饮群臣，逼令作诗，庆之请颜师古执笔，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异张子房。”上悦，众坐称美。北齐斛律金不解书，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即得。”至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为一时乐府之冠。宋野史载韩蘄王世忠目不知书，晚年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皆有宗趣。一日，苏仲虎尚书方宴客香林园，韩乘小骡迳造，剧欢而散。次日，饷尚书一羊羔，仍手书《临江仙南乡子》二词遗之，潇洒超脱，词多不载。此四事颇相类。又蜀将王产识不过十字，後周将梁台识不过百字，而口授书令，辞旨俱可观。噫！岂释氏所谓宿习馀因耶？

梁氏帝王，武帝简文为胜，湘东次之。武帝之《莫愁》，简文之《乌栖》，大有可讽，馀篇未免割裂，且佻浮浅下，建业江陵之难，故不虚也。昭明鉴裁有馀，自运不足。

王籍“鸟鸣山更幽”，虽逊古质，亦是隽语，第合上句“蝉噪林逾静”读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鸟鸣山更幽”，本是反不鸣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缘复取其本意而反之？且“一鸟不鸣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概如此。

何水部柳吴兴篇法不足，时时造佳致。何气清而伤促，柳调短而伤凡。吴均起语颇多五言律法，馀章绵丽，不堪大雅。

吴兴：“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又：“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置之齐梁月露间，矫矫有气，上可以当康乐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馀。

范詹事《狱中》一篇，虽太自标榜，其持论亦有可观。

范沈篇章，虽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声定韵，多可议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韵作唐律可耳，以己韵押古《选》，沈故自失之。

杨用谓七始即今切韵，宫、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盖牙齿舌喉唇之外，有深浅二音故也。沈约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自以为得天地秘传之妙，然辨音虽当，辨字多讹，盖偏方之舌，终难取裁耳。即无论沈约，今四《诗骚》赋之韵，有不出於五方田妇之所就乎？而可据以为准乎？古韵时自天

渊，沈韵亦多矛盾，至於叶音，真同舌。要之为此格，不能舍此韵耳。天地中和之气，似不在此。

沈休文所载“八病”，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以上尾、鹤膝为最忌。休文之拘滞，正与古体相反，唯近律差有关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酪。今按“平头”谓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平声，律诗如“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风”之与“将”，何损其美？“上尾”谓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虽隔韵，何害？律固无是矣，使同韵如前诗“鸣”之与“城”，又何妨也。“蜂腰”谓第二字与第四字同上去入韵，如老杜“望尽似犹见”，江淹“远与君别者”之类，近体宜少避之，亦无妨。“鹤膝”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君动，朝光接太虚，年侵频怅望”之类，八句俱如是，则不宜，一字犯亦无妨。五“大韵”，谓重叠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又“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胡”与“炉”，“愁”与“游”犯。六“小韵”，十字中自有韵，如“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与“清”犯。七“傍纽”，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宣”、“延”字。八“正纽”，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着“衽”、“任”。後四病尤无谓，不足道也。

《白狼木》，夷诗也。夷语有长短，何以五言？盖益部太守代为之也。诸佛经偈，梵语也。梵语有长短，何以五言？鸠摩罗什玄奘辈增损而就汉也。

诸仙诗在汉则汉，在晋则晋，在唐则唐，不应为格乃尔，皆其时人伪为之也。道经又有命张良注《度人经》敕表，其文辞绝类宋人之下俚者，至官秩亦然，可发一笑。

庚开府事实严重，而寡深致。所赋《枯树》《哀江南》，仅如郗方回奴，小有意耳，不知何以贵重若是。江总徐陵淫丽之辞，取给杯酒，责花鸟课。只後主君臣唱和，自是景阳宫井中物。

张正见诗律法已严於“四杰”，特作一二才幻语为六朝耳。士衡康乐已於古调中出俳偶，总持孝穆不能於俳偶中出古思，所谓“今之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

陶渊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三“春”字，鲍泉和至用二十九“新”字，僧□□□用十七“化”字，一时游戏之语，不足多尚。

梁元帝诗有“落星依远戍，斜月半平林”，陈後主有“故乡一水隔，风烟两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在沈宋集中，当为绝唱。隋炀帝：“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是中唐佳境。

古乐府如“护惜加穷，防闲托守宫”，“朔气传金柝，寒光透铁衣

”，“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全是唐律。

北朝戎马纵横，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屯而未畅。温子升寒山一片石足语及，为当涂藏拙，虽江左轻薄之谈，亦不大过。薛道衡足号才子，未是名家，唯杨处道奕奕有风骨。

王简栖《头陀寺碑》，以北统之笔锋，发南宗之心印，虽极俳偶，而绝无牵率之病。温子升之《寒陵》，尚自退舍，江总持之《摄山》，能不隔尘？昭明取舍，良不诬也。

吾於文虽不好六朝人语，虽然，六朝人亦那可言。皇甫子循谓藻艳之中有抑扬顿挫，语虽合璧，意若贯珠，非书穷五车，笔含万花，未足云也。此固为六朝人张价，然如潘左诸赋及王文考之《灵光》、王简栖之《头陀》，令韩柳授觚，必至夺色。然柳州《晋问》、昌黎《南海神碑》《毛颖传》，欧苏亦不能作，非直时代为累，抑亦天授有限。

《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贗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元史》，烂朝报也。与其为《新唐书》之简，不若为《南北史》之繁；与其为《宋史》之繁，不若为《辽史》之简。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为纪者，如刘知几所称地理，当以常璩《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第一；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几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文小传，如伶元《飞燕》虽近褒，《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汉末英雄》、崔鸿《十六国春秋》、葛洪《西京杂记》、周称《陈留耆旧》、周楚之《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朱贛《九州》、闕る《四国》、《三辅黄图》、《西阳杂俎》之类，皆流亚也。《水经注》非注，自是大地史。

自古博学之士，兼长文笔者，如子产之别台骀，卜氏之辨三豕，子政之记贰负，终军之〈鼠廷〉鼠，方朔之名藻廉，文通之职科斗，茂先景纯种种该浹，固无待言。自此以外，虽凿壁恒勤，而操觚多缪，以至陆澄书厨，李邕书箴，傅昭学府，房暉经库，往往来艺苑之讥，乃至使儒林别传，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徒务夸多，不能割爱，心以目移，辞为事使耶？孙搴谓邢劭“我精骑三千，足敌君羸卒数万”，则又非也。韩信用兵多多益办。此是化工造物之妙，与文同用。

吾览锺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尽然。迈凯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吾独爱其评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

兼雅怨，体被文质”；嗣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驿奔会”；越石“善为凄怆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明远“得景阳之诡讎叔，含茂先之磨。骨节强於谢混，丘迈疾於颜延。总四家而并美，跨两代而孤出”；玄晖“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文通“诗体总杂，善於摹拟，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谢”。此数评者，赞许既实，错撰尤工。

●卷四

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差强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馀者不免花草点缀，可谓远逊汉武，近输曹公。

中宗宴群臣“柏梁体”，帝首云：“润色鸿业寄贤才。”又：“大明御宇临万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笔耳。内薛稷云：“宗伯秩礼天地开。”长宁公主云：“鸾鸣凤舞向平阳。”太平公主云：“无心为子辄求郎。”阎朝隐云：“著作不休出中肠。”差无愧古。

明皇藻艳不过文皇，而骨气胜之。语象，则“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语境，则“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语气，则“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语致，则“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虽使燕许草创，沈宋润色，亦不过此。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荡子从军》，献吉改为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诸赋，皆歌行也，为歌行则佳，为赋则丑。

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於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敌手。排律用韵称妥，事不傍引，情无牵合，当为最胜。摩诘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强力宏蓄，开阖排荡，然不无利钝。馀子纷纷，未易悉数也。

两谢《戏马》之什，瞻冠群英；沈宋《昆明》之章，问收睿赏。虽才俱匹敌，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概平生也。时小许公有一联云：“二石分河写，双珠代月移。”一联亦自工丽，惜全篇不称耳。沈宋中间警联，无一字不敌，特期结语是累句中累句，之问结语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难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华胜於宋员外。宋虽微少，亦见一斑，歌行觉自陟健。

裴行俭弗取四杰，悬断终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劼、王珣、苏味道者，一以钩党取族，一以模棱贬窜，区区相位，何益人毛发事，千古肉食不识丁，人举为谈柄，良可笑也。

杜审言华藻整栗小让沈宋，而气度高逸，神情圆畅，自是中兴之祖，宜其矜率乃尔。“梅花落处疑残雪”一句，便是初唐。“柳叶开时任好风”，非再玩之，未有不以为中晚者。若万楚《五日观伎》诗：“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真婉丽有梁陈韵。至结语：“闻道五丝能续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鳞极严刻，却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少”，既与五日无干，“碧玉今时斗丽华”，又不相比。

陈正字陶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而天韵不及，律体时时入古，亦是矫枉之过。开元彩笔，无过燕许，制册碑颂，舂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胜而渊藻远却，敷文则衍，徵事则狭。许之应制七言，宏丽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峤。燕之岳阳以后，感慨多工，而实际不如始兴。李于鳞评诗，少见笔札，独选唐诗序云：“唐无五言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七言古诗，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贬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五言律、排律，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又焉自放矣。”余谓七言绝句，王江陵与太白争胜毫，俱是神品，而于鳞不及之。王维李颀虽极风雅之致，而调不甚响。子美固不无利钝，终是上国武库，此公地位乃尔，献吉当於何处生活。其微意所锤，余盖知之，不欲尽言也。

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响之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歔绝者，子美也。《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犀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侏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乐府，窈冥恻，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

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扬之则高华，抑之则沉实，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遁上而婉孌过之。《选》体时时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为正宗。

五言近体，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浓厚。

摩诘才胜孟襄阳，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为佳。间有失点检者，如五言律中“青门”、“白社”、“青菰”、“白鸟”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云空碛时驱马”、“玉靶角弓珠勒马”，两“马”字覆压；“独坐悲双鬓”，又云“白发终难变”。他诗往往有之，虽不妨白璧，能无少损连城？观者须略玄黄，取其神检。孟造思极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撮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猎天骄”一首，佳甚，非两“马”字犯，当足压卷。然两字俱贵难易，或稍可改者，“暮云”句“马”字耳。

李颀“花宫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黄鸟翩翩”、“嗟君此别”二咏，张谓“星轺计日”之句，孟浩“悬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丽语，以平调行之，却足一倡三叹。

于鳞选老杜七言律，似未识杜者，恨曩不为极言之，似非忠告。

青莲拟古乐府，以己意己才发之，尚沿六朝旧习，不知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也。少陵自是卓识，惜不尽得本来面目耳。

谢氏俳之始也，陈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极也。六朝不尽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元公遁迹庐山岑”，刻本下皆云“开山幽居”，不惟声调不谐，抑亦意义无取。吾弟懋定以为“开士”，甚妙，盖言昔日远公遁迹之岑，今为开士幽居之地。“开士”见佛书。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维李颀岑参耳。李有风调而不甚丽，岑才甚丽而情不足，王差备美。

六朝之末，衰飒甚矣。然其偶俪颇切，音响稍谐，一变而雄，遂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权舆于三谢，橐钥于陈隋也。诗至大历，高岑王李之徒，号为已盛，然才情所发，偶与境会，了不自知其堕者。如“到来函谷悉中月，归去蟠溪梦里山”，“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非不佳致，隐隐逗漏钱刘出来。至“百年强半仕三已，五亩就荒天一涯”，便是长庆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趋下。”又曰：“胜国之败材，乃兴邦之；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

何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仄卷

。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的微乖耳。然竟当於四章求之。

李于鳞言唐人绝句当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压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极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当别有所取。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

有一贵人时名者，尝谓予：“少陵侗语，不得胜摩诘。所喜摩诘也。”予答言：“恐足下不喜摩诘耳。喜摩诘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数摩诘，能洗眼静坐三年读之乎？”其人意不怪去。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使後人为之，不胜痕迹矣，益见此老炉锤之妙。

摩诘七言律，自《应制》《早朝》诸篇外，往往不拘常调。至“酌酒与君”一篇，四联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无，尤不可学。凡为摩诘体者，必以意兴发端，神情傅合，浑融疏秀，不见穿凿之迹，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可耳。虽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变风，不宜多作，作则伤境。

孟襄阳“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韦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虽格调非正，而语意亦佳。于鳞乃深恶之，未敢从也。

太白《鹦鹉洲》一篇，效颦《黄鹤》，可厌。“吴宫”“晋代”二句，亦非作手。律无全盛者，惟得两结耳：“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

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如“无食无儿”、“举家闻”、“若”之类。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

杨用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诗刺淫乱，则曰‘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羊贲首，三星在’，不必曰‘但有牙齿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辩而，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

《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馀黎民，靡有子遗”，劝乐而曰“宛其殆矣，它人入室”，讥失仪而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何如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乌足知之。

刘随州五言长城，如“幽州白日寒”语，不可多得。惜十章以还，便自雷同，不耐检。

钱刘并称故耳，钱似不及刘。钱意扬，刘意沉；钱调轻，刘调重。如“轻寒不入宫中树，佳气常浮仗外峰”，是钱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过巧，下句宽而不称。刘结语“匹马翩翩春草绿，邵陵西去猎平原”，何等风调；“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自是壮语。而于鳞不录，又所未解。

李长吉师心，故尔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过则凡，老过则稚此君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韦左司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至於拟古，如“无事此离别，不如今生死”语，使枚李诸公见之，不作区耶？此不敢与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谢，岂知诗者。柳州刻削虽工，去之稍远，近体卑凡，尤不足道。

韦左司“今朝郡斋冷”，是唐选佳境。

韩退之於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一家，直是势利他语。子厚於《风》、《雅》、《骚》赋，似得一斑。

退之《海神庙碑》，儿有相如之意；《毛颖传》，尚规子长之法。子厚《晋问》，颇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坚之造，下此益远矣。

子厚诸记，尚未是西京，是东京之洁峻有味者；《梓人传》，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职居简握要，收功用贤，在於形容梓人处已妙，只一语结束，有万钧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发而无味，发者冗而易厌，奚其文？奚其文？

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道未成，慎勿轻看，最能易人心手。

《连昌宫辞》似胜《长恨》，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玉川《月蚀》是病热人呓语，前则任华，後者卢仝马异，皆乞儿唱长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杨汝士“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尉迟匡“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见入集中。杨用尝为“青冢”“黑山”补一首，终不能称。近顾氏编《国雅》，乃称为用得意语，可笑。

白香山初与元相齐名，时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俱分司洛中，遂称“刘白”。白极重刘“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为有神助。此不过学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时时颂李颀“渭水自清泾至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欲模拟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极是恶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风雅不复论矣，张打油胡钉铰，此老便是作俑。

刘禹锡作诗，欲入“饒”字，而以《六经》无之乃已。不知宋之问已用押韵矣，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饒。”刘用字谨严乃尔。然其答乐天而有“笔底心犹毒，杯前胆不<豕豕>”。<豕豕>，呼关反。此何谓也？

款头诗、目连变、破船、卫子如厕、失猫、白日见鬼，固是谑语，然亦诗之病。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此是定论。岛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泪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绝乃可耳。又：“秋风吹渭水，明月满长安。”置之盛唐，不复可别。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学奇於韩愈，学涩於樊宗师。歌行则学放於张籍，诗句则学矫激於孟郊，学浅易於白居易，学淫靡於元稹，俱谓之“元和体”。

绝句，李益为胜，韩次之。权德舆武元衡马戴刘沧五言，皆铁中铮铮者。“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真不减柳吴興《回乐峰》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谓绝唱矣。惜为前二句所累，筋骨毕露，令人厌憎。“葡萄美酒”一绝，便是无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尔。

刘驾“马上续残梦”，境颇佳。下云“马嘶而复惊”，遂不成语矣。苏子瞻用其语，下云“不知朝日升”，亦未是。至复改为“瘦马兀残梦”，愈坠恶道。

杜诗善本胜者，如“把君诗过目”作“把君诗过日”，“愁对寒云雪满山”作“愁对寒云白满山”，“关山同一照”作“关山同一点”，“娟娟戏蝶过闲幔”作“娟娟戏蝶过开幔”，“曾闪朱旗北斗闲”作“曾闪朱旗北斗殷”，“缘贫病人须弃”作“不知贫病关何事”，“握节汉臣回”作“秃节汉臣回”，“新炊间黄粱”作“新炊闻黄粱”，又《丽人行》“珠压腰衿及称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渠罗袜穿镫银”，皆泓渚亭有妙趣。

“天阙象纬逼”，当如旧字，作“天窥”、“阅”，咸失之穿凿。

王勃：“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杜荀鹤：“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

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绝乃妙。天宝妓女唱高达夫“开篋泪沾臆”，本长篇也，删作绝唱；白居易“曾与情人桥上别”一首，乃六句诗也，亦删作绝，俱妙。独苏氏欲去柳宗元“遥看天际”，朱氏欲去谢玄晖“广平听方籍”二语，吾所未解耳。

王摩诘：“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知高卧且加餐。”岑嘉州：“娇歌急管杂青丝，银烛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辞。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马去迟。寄声报尔山翁道，今日河南异昔时。”苏子瞻：“我行日夜见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 白石塔，短棹又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苍茫。”八句皆才幻体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读者当自得之。

岑参李益诗语不多，而结法撰意雷同者几半，始信少陵如韩淮阴，多多益办耳。

谢茂秦谓许浑“荆树有花兄弟乐”胜陆士衡“三荆欢同株”，此语大大。陆是《选》体中常人语，许是近体中小儿语，岂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灵隐寺》一律，见《骆宾王集》；《落花》一歌，见《刘希夷集》。所载老僧及害刘事，余已有辩矣。若究其词气格调，则《灵隐》自当属宋，落花故应归刘。

卢照邻语如“衰鬓似秋天”，骆宾王语如“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绝似老杜。

僧皎然著《诗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骇俗。内骇俗引王梵志诗：“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此俗语所不肯道者，何以骇为？

杜紫微掎击元白不减霜台之笔，至赋《杜秋》诗，乃全法其遗响，何也？其咏物，如“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亦可观。

唐自贞元以後，藩镇富强，兼所辟召，能致通显。一时游客词人，往往挟其所能，或行卷贽通，或上章陈公布，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别黑白，随意支应。故剽窃云扰，谄谀泉涌，敢办俄顷以为捷，使事以为工。至於贡举，本号词场，而牵压俗格，阿趋时好。上第巍峨，多是将相私人，座主密旧。甚乃津私禁裔，自比优伶，关节幸，身为军吏，下第之後，尚尔乞怜主司，冀其复进。是以性情之真境，为名利之钩途，诗道日卑，宁非其故？

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律赋尤为可厌。白乐天所

载玄珠斩蛇，并韩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学究语。杜牧《阿房》，虽乖大雅，就厥体中，要自峥嵘擅场，惜哉其乱数语，议论益工，面目益远。

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张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可谓能怨矣。宋人乃以系双罗襦少之。若尔，则所谓“舒而兮，毋使ㄥ也吠”，可称难犯之节乎哉？

义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俚对。宋人慕之，号为“西昆”。杨刘辈竭力驰骋，仅尔窥藩。许浑郑谷厌厌有就泉下意，浑差有思句，故胜之。

今人以赋作有韵之文，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长卿《子虚》已经衍，《卜居》《渔父》实开其端。又以俳偶之罪归之三谢，识者谓起自陆平原，然《毛诗》已有之，曰：“覲闵既多，受侮不少。”

七言歌行长篇须让卢骆，怪俗极於《月蚀》，卑冗极於《津阳》，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诗差胜蔡邕州诗差胜蔡邕，其佻矜相类。蔡之讥四皓曰：“如何鬓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讥孔明曰：“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二子功名不终，亦略相等，当是口业报。

晚唐诗押二“楼”字，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长笛一声人倚楼”，皆佳。又“湘潭云尽暮烟出，（时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水来”，大是妙境。然读之，便知非长庆以前语。

李义山《锦》瑟中二联是丽语，作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以此知诗之难也。

谢茂秦论诗，五言绝以少陵“日出篱东水”作诗法。又宋人以“迟日江山丽”为法。此皆学究教小儿号嘎者。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与“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一法，不惟语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圆紧，中间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结极斩绝，然中自纾缓，无馀法而有馀味。

王少伯：“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缓”字与“随意”照应，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与于鳞“黄鸟一声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风致。崔敏童“一年又过一年春，百岁曾无百岁人”，亦此法也，调稍卑，情稍浓。敏童“能向花前几回醉，十千沽酒莫辞贫”与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同一可怜意也。翰语爽，敏童语缓，其唤法亦两反。

贾岛“三月正当三十日”，与顾况“野人知爱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唤出巧意，结语俱堪讽咏。

灵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跸，祸始田崔。是则然矣。不知僖昭困蜀凤时，温李许郑辈得少陵太白一语否？有治世音，有乱世音，有亡国者，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大力者为之，故足挽回颓运，沉几者知之，亦堪高蹈远引。

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一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非开元大历人语。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风骨苍然。其次则李君玉云：“玉鳞寂寂飞斜月，素手亭亭对夕阳。”大有神采，足为梅花吐气。

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

欧阳公自言《庐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谓此非公言也，果尔，公是一夜郎王耳。《庐山高》仅玉川之浅近者，无论其他。只“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太白率尔语，公能道否耶？二歌警句，如“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强自嗟”，建党闺卜，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论学绳尺，公从何处削去之乎拾来？

永叔不识佛理，强辟佛；不识书，强评书；不识诗，自标誉能诗。子瞻虽复堕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时雄快。

鲁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堕傍生趣中。南渡以后，陆务观颇近苏氏而粗，杨万里刘改之俱弗如也。

谢皋羽微见翘楚，《鸿门行》诸篇，大有唐人之致。

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子瞻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王。

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如“客从远方来”，“白杨多悲风”，“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窃也。其次哀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如鲍明远“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何行”之於王仲宣“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陶渊明“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之於古乐府“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王摩诘“白鹭”“黄鹂”，近世献吉用亦时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黄鲁直《宜州》用白乐天诸绝句，王半山“山中二主，雨晴门始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後二语全用辋川，已是下乘，然犹彼我趣合，未致足厌。乃至割缀古语，用文已漏，痕迹宛然，如“河人分冈势”“春入烧痕”之类，斯丑方极。模拟妙者，分歧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手，兼之无迹，方为得耳。若陆机《辨亡》、傅玄《秋胡》，近日献吉“打鼓鸣锣何处船”语，令人一见匿笑，再见呕啐，皆不免为盗跖优孟所訾。

唐人诗云：“海色晴看雨，钟声夜听潮。”至周以言，则云：“海色晴看

近，钟声夜听长。”唐僧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至皇甫子循，则云：“地是赤乌分教後，僧同白马赐经时。”虽以剽语得名，然犹未见大决撒。独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而黄鲁直更之曰：“人家围橘柚，秋色老梧桐。”晁无咎极称之，何也？余谓中只改两字，而丑态毕具，真点金作铁手耳。

又有点金成铁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陈无己则云：“勤勤有月与同归《”少陵云：“暗飞萤自照。”陈则曰：“飞萤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陈则云：“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陈则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暂香。”陈则云“寒花只自香。”一览可见。

宋诗亦有单句不成诗者，如王介甫：“青山扞虱坐，黄鸟挟书眠。”又黄鲁直：“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潘老：“满城风雨近重阳。”虽境涉小佳，大有可议，览者当自得之。

昔人谓崔涂“渐与骨肉远，转於僮仆亲”，远不及王维“孤客亲僮仆”，固然。然王语虽极简切，入选尚未，崔语虽觉支离，近体差可，要在自得之。谈理而文，质而不厌者，匡衡。谈事而文，佻而不厌者，陆贽。子瞻盖慕贽而识未逮者。

文至於隋唐而靡极矣，韩柳振之，曰敛华而实也。至於五代而冗极矣，欧苏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欧苏则有间焉，其流也使人畏难而好易。

杨刘之文磨而欲，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则，明允之文浑而劲，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满，介甫之文峭而洁，子由之文畅而平。于鳞云：“惮於修辞，理胜相掩。”诚然哉！谈产有优劣焉，茂叔之简俊，子厚之沉深，二程之明当，紫阳其稍冗矣，训诂则无加焉。

或谓紫阳《居》大胜拾遗《感遇》，善乎用言之也，曰：“青裙白发这节妇，乃与靓妆丫服之冶女角色泽哉？”

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於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於元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然苏之与白，尘矣；陆之与苏，亦劫也。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语，虽涉议论，是佳境，出宋人表。用故峻其掎击，不无矫枉之过。

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绝句及颌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但所谓差之毫，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

严沧浪论诗，至欲如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及其自运，仅具声响

，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联云：“晴江木落时疑雨，暗浦风多欲上潮。”然是许浑境界。又“晴”、“暗”二字太巧稚，不如别本作“空江”、“别浦”差稳。

严又云：“诗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读子瞻诗，如“诗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联，方知严语之当。又近一老儒尝咏道士号一鹤者云：“赤壁横江过，青城被箭归。”使事非不极亲切，而味之殆如嚼蜡耳。

元裕之好问有《中州集》，皆金人诗也。如宇文太学虚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党承旨怀英、周常山昂、赵尚书秉文、王内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苏黄之外。要之，直於宋而伤浅，质於元而少情。

元诗人，元右丞好问、赵承旨孟昂、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而已。赵稍清丽，而伤於浅。虞颇健利。刘多俚语，而涉议论，为时所归。廉夫本师长吉，而才不称，以断案杂之，遂成千里。

元文人，自数子外，则有姚承旨枢、许祭酒衡、吴学士澄、黄侍讲晋、柳国史贯、吴山长涑、危学士素，然要而言之曰“无文”可也。

●卷五

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书，既下集庆，始厌马上。长歌短篇，操笔辄韵，有魏武乐府风。制词质古，一洗骈偶之习。

仁宗皇帝在东宫时，独好欧阳氏之文，以故杨文贞宠契非浅。又喜王赞善汝玉诗，圣学最为渊博。宣宗天纵神敏，长歌短章，下笔即就。每遇南宫试，辄自草程式文曰：“我不当会元及第耶？”而一时馆阁诸公，无两司马之才，稀向之学，不能将顺黼黻，良可叹也。

胜国之季，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於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敢之雄，次及伯温。当是时，孟载景文子高辈实为之羽翼。而谈者尚以元习短之，谓辞微於宋，所乏老苍，格不及唐，仅窥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风调谐美，不得中行，犹称殆庶，翩翩乎一时之选也。乐代熙朝，风不在下，斥沉思於宇外，摭流景於目前，志逞则滔滔大篇，尚裁则寂寂数语，武陵人之不知有晋，夜郎王之汉孰与大，非虚语也。其後成弘之际，颇有俊民，稍见一斑，号为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随就，即事分题，一唯拙速。和章累押，无患才多。北地矫之，信阳嗣起，昌上翼，庭实下毗，敦古自建安，华止於三谢，长歌取裁李杜，近体定轨开元，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途。天地再辟，日月为朗，詎不美哉！然而正变云扰，剽拟雷同，信阳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颦，宁无私议？以故嘉靖之季，尚辞者酝风云而成月露，存理者扶

感遇而兑文咏怀，喜华者敷藻於景龙，畏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无文，月露无质，景龙之境既狭，元和之蹊太广，浸淫诸派，溷为下流。中兴之功，则济南为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郸之步，无复合浦之还，则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诗云：“有物有则。”又曰：“无声无臭。”昔人有步趋华相国者，以为形迹之外学之，去之弥远。又人学书，日临《兰亭》一帖，有规之者云：“此从门而入，必不成书道。”然则情景妙合，风格自上，不为古役，不堕蹊迳者，最也。随质成分，随成分诣，门户既立，声实可观者，次也。或名为闰继，实则盗魁，外堪皮相，中乃肤立，以此言家，久必败矣。

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议颇当，第以敷腴朗畅为主，而乏裁剪之功，体流沿而不返，词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机轴，则自出耳。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李源出虞道园，於杨而法不如，简於宋而学不足，岂非天才固优，惮於结撰故耶？王资本超逸，虽不能湛思，而缘笔起趣，殊自斐斐然，晚立门户，辞达为宗，遂无可取。其源实出苏氏耳。乌伤王、金华胡翰杂用欧曾苏黄家语，空於文宪而力胜这。刘诚意用诸子。苏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然少波澜耳。解大绅文实胜诗，颇自足发，不知所裁。胡光大、杨勉仁、金幼孜、黄宗豫、曾子启、王行俭诸公，皆庐陵之羽翼也。刘文安充而近，丘文庄裁而俗，杨文懿该而凡，彭文思达而易。复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济之谢鸣治诸君，亦李流辈也。王稍知慕昌黎，有体要，惜才短耳。南城罗景鸣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务挟奇奥，穷变态，意不能似也。吴中祝允明始放诸子，习六朝，材更僻涩不称，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机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汉，然粗率而弗工，有质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诸子，然拘碎而弗畅。崔子锺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绵浅，而能以法胜之，精简有次。陆浚明出班史韩柳氏，闲雅有法，小窘变态。黄勉之出潘陆任庾，整丽而不圆。王允宁出史汉，善叙事，工句而不晓篇法，神采不流动。高子业陈约之出东京杂史，笔雅洁可喜，气乃不长。江以达屠升文袁永之亦是流派。江豪而杂，屠法而冗，袁雅而弱。郑继之出西京，颇苍老而短。晋江出曾氏而太繁，昆陵出苏氏而微浓，皆一时射雕手也。晋江开阖既古，步骤多赘，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逊曾氏也。毗陵从偏处起论，从小处起法，是以堕彼云雾中。

余尝序文评曰：“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新安见裁。（汪伯玉也。）理学之逃，阳明造基。晋江毗陵藻六朝之华，昌示委，勉之泛澜。”大要尽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畅，然曩时亦有一二佳者。如高季迪《送沈左司》：“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京师秋兴》：“伎同北郭知应滥，俸比东方愧已多。梁寺钟来残月落，汉宫砧断早鸿过。”《送郑都司》：“赐履已分无棣远，舞戈还见有苗来。”《送行边》：“兵驰空壁三千帜，客宴高堂十万钱。”《西坞》：“松风吹壁鹤翎堕，梅雨过溪鱼子生。”《谢送酒》：“欲沽百钱不易得，忽送一壶殊可怜。梳头好鸟语窗下，洗盏流水到门前。”《梅花》：“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帘外钟来初月上，灯前角断忽霜飞。”“不共人言惟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郭子章：“家在淮南青桂老，门临湖水白苹深。”王忠文《忆萧山》：“夕阳玄度飞铁塔，晓雨文通梦笔桥。”刘诚意《侍宴》：“万里玉关传露布，九霄金阙绚云旗。”又：“夜永星河低半树，天清猿鹤响空山。”宋潜溪《送张翰林归娶》：“红锦裁云朝奠雁，紫箫吹月夜乘鸾。”袁海叟《白燕》：“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杨按察《春草》：“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孙左司《游仙》：“天与数书皆鸟迹，家传一剑是龙精。”董良史《海屋》：“过桥云磬天台寺，泊岸风帆日本船。”杨训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万里长风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残照收江左，大别寒烟锁汉阳。”郭舟屋《登太华寺》：“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涌五华来。”徐遂：“郢中《白雪》无人和，湖上青山有梦归。”唐愚士：“葡萄引蔓青缘屋，苜蓿垂花紫满畦。”顾观《送人》：“重经白下桥边路，颇忆玄都观里花。”又《吴江》：“鸿雁一声天接水，蒹葭八月露为霜。”张士行《湖中观月》：“地与楼台相上下，天随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庆》：“年丰米上街贱，日落鱼虾入市鲜。”浦长源《送人》：“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又：“衣上暮寒吴苑寸，马头秋色晋陵山。”谢元功《韩信城》：“天日可明归汉志，风云犹似下齐兵。”方行《登秦住山》：“采穷江海无灵药，归到骊山有劫灰。”瞿佑《书事》：“射虎何年随李广，闻鸡中夜舞刘琨。”吴子愚《遗兴》：“摩挲药笼三年艾，落人寰五石瓢。”陈汝言《秋夜》：“佳人捣练秋如水，壮士吹笛月满城。”顾文昱《白雁》：“锦瑟夜调冰作柱，玉关晨度雪沾衣。”解大绅《挽筠涧》先生：“山河百二归真主，泉石东南隐少微。黄菊花时高士醉，青门瓜熟故侯归。”胡虚白《送人之甘州》：“马援囊中无薏苡，张骞槎上有葡萄。”高秉：“旌旗半卷天河落，闾阖平分曙色来。”王文安《赠李将军》：“夜斩单于冰上渡，晓驱番马雪中骑。”谢复古：“莺声尽入新丰树，柳色遥分太液波。”贝琼：“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凤马头看。”刘崧：“林花落处频

中酒，海燕飞时独倚楼。”陶瑾《山居》：“江燕定巢来自熟，岩花落子结还稀。”甘瑾东风门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飞。”又《钱唐怀古》：“秦关璧使星驰夕，汉苑铜仙露泣秋。”王悦《关山月》：“漠北征人齐倚剑，城南思妇独登楼。”曾《维扬怀古》：“玉树听残犹有曲，锦帆归去已无家。”吴志淳：“燕来已觉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林子羽：“楼当太乙星辰近，树拂勾陈雨露香。”又：“堤柳欲眠唤起，宫花乍落鸟衔来。”刘钦谟：“一春空自闻啼鸟，半夜谁来问守宫？”陈思贤：“山云映水摇秋色，浦树含风送晚凉。”王希范《免客》：“归去天涯双白发，梦回江上一青山。”朱琉《舟晓》：“几椽茅屋生春色，无数桃花烧野村。”牟伦《别友》：“天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诸弟素书稀。”任原《送舒从事还海南》：“珠日落天低海，铜柱云寒雨过城。”陈景祺《忆萧山友》：“石岩昼暖花偏好，江树春晴酒自香。”许彬《送人陕西》：“黄河九曲天边落，华岳三峰马上来。”郭登《送岳正》：“青海四年羁旅客，白头双泪倚门亲。”谷宏《经华阴》：“远道雁声寒雨外，离宫草色暮烟中。”又《登岳阳》：“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国风多梦泽寒。”留绩《寄人》：“歌钟暗度新丰柳，游骑晴骄上苑花。”僧来复《寄洞庭人》：“丹过于泉春云碓药，橘林风扫石床花。”张光启《送人入蜀》：“云深蜀魄呼名语，月冷猿声傍客啼。”姚广孝《寄僧》：“林封萝屋长疑雨，泉响松岩半是风。”晏振之《登楼》：“青山远戍寒烟积，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赠别》：“华发镜中看渐短，故人天际信全稀。黄梅雨少河流涩，绿树阴多日景微。”时用章《吴中》：“野店唤呼双骰酒，渔舟争买四腮鲈。”刘文安英宗挽诗：“天倾玉盖旋从北，日昃金轮却复中。”沈启南《从军》：“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弟兄？云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马东田《有感》：“衰信已凭双鬓寄，世缘聊作一枰看。”童轩《九日》：“黄菊酒香人病後，白苹风冷雁来时。”刘忠宣《游西山》：“几处白云前代事，数村流水野人家。”吴文定《游东园》：“繁花落尽留红药，新{句}丛生带绿苔。”文太仆：“相思人在青山外，尽日舟行细雨中。”赵宽《偶成》：“槁木嗒然聊隐几，飞蓬搔尽不胜簪。”秦廷韶《和人》：“罗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谁制楚人冠。”石熊峰《早朝》：“烟霭著衣如过雨，御沟摇月欲生潮。”单句，如张南安“六朝遗恨晓山青”，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语入弘正间不复可辨，参之贞元长庆，亦无愧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云看富贵，流水澹须眉”，“已归仍似客，投老渐如僧”，“老来诸事废，归去此身全”，“往事愁人问，虚名畏客称”，“雨花知佛境，流水识禅心”，“凉风动疏竹，明月在高楼”，“圣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柚，风磴坐莓苔”，“分符来五马，如练照双旌

”，“一灯今夜雨，千里故人心”，“树从京口断，山到海门稀”，“野蚕成茧尽，江燕引雏回”，“乱山黄叶寺，孤棹白苹洲”，“啼鸟醒人梦，流泉净客心”，“身世双蓬鬓，功名一钓竿”，“古路无行客，闲门有白云”，“听雨愁如海，怀人夜似年”，“已知如意事，不逐苦吟人”，“卧云歌酒德，对雨著《茶经》”，“野岸随流曲，山门隐树深”，“云烟谢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难疏狂客，长贫少定居”，“酒尽寻僧舍，书来问客船”，“泉声溪碓急，山色野墙低”，“鸟青呼作使，鹤白养成君”，“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月从今夜满，人在异乡看”，“功成百战後，老去一身轻”，“乡泪看花落，愁肠纵酒宽”，“落日在高树，凉风生客衣”，“夜月柯亭市，凉风镜水波”，“云气千峰暝，秋声一院凉”，“旅况频看月，乡心独听潮”，“独醒愁对寸，多病怕逢春”，“风尘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雁宿芦中月，人归草际烟”，“种黍都为酒，诛茅小作庵”，“海阔疑天近，山空得月多”，“断云京口树，残月广陵钟”，“白日羲皇世，青山绮皓心”，“夕鸟冲船过，寒波背郭流”，“草芳经雨歇，虫响入秋多”。壮丽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国秋云合，大江春水深”，“风旗春猎野，雪帐夜收兵”，“王者应无敌，胡尘不敢飞”，“旧射双雕落，新乘五马行”，“中郎长戟卫，丞相小车来”，“千山悬落日，一骑出孤城”，“新成赐将第，更筑候神台”，“河山千古在，登眺几人同”，“马嘶秋草阔，雕没暮云平”，“地登南极尽，波撼北溟回”，“山色元来蜀，江声直到吴”，“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云苍隼健，坐浪白鸥闲”，“山雨虫蛇出，江天_く悬”，“天地兵声合，关河秋色来”，“建凤黄金榜，疏龙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巴陵，阑干落洞庭”，“江东风日晴，把酒送君行”，“全家离故乡，万里谪穷荒”，“别路绕珠林，秋来落叶深”，“落日敞朱楼，春云暝不流”，“烟霏散春晴，乱鸦深处鸣”，“斜日在松杉，千暝色酣”，“长啸拂吴钩，南图惜壮游”，“圣恩宽逐客，不遗过轮台”，“不寐月当户，起行风满天”，“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长乐钟声动，平津树色开”，“别离知不远，情亦潸然”，“凉风起江海，万树尽秋声”，“青山行不尽，深树见僧房”，“东源山色好，闻说似终南”，“我住湖西寺，君归湖上山”，“别泪不可忍，杯行到手空”；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龙去，君独羊裘钓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鹅湖漾舟人未归”，“今年南国天气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风吹女萝，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广阳宫废故城平”，“牛渚矶头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横”。

七言结句，如“沅湘一带皆秋草，欲采芙蓉奈晚何”，“见说兰亭依旧在，今王谢少风流”，“天边杨柳虽无数，短叶长条非故园”，“赵家姊妹多相

忌，莫向昭阳殿里飞”，“前朝冠盖皆黄土，翁仲凄凉石马嘶”，“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近来闻说有奇事，买药修琴曾到城”，“祭罢鳄鱼归去晚，刺桐花外中钩”，“琐窗独对东风树，岁岁花开它自春”，俱有意味。吾所以录此者，谓溪 P 涧芷，亦可客席耳。非若二李辈之为三八{卅俎}也。又其全章，亦未尽称，故聊摘之耳。

杨孟载有一起一联，甚足情致，而不及之者。“判醉望愁醉，愁因醉转增”，是词中《菩萨蛮》调语；“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残花似未开时”，是《浣溪沙》调语故也。

汤惠休、谢琨、沈约、锺嵘、张说、刘次庄、张芸叟、郑厚、敖陶孙、松雪斋，於诗人俱有评拟，大约因袁昂评书之论而模仿之耳。其宋人自相标榜，不足准则。吾独爱汤惠休所云“初日芙蓉”，沈约云“弹丸脱手”，锺嵘云“宛转清便，如流风白雪；点缀映媚，如落花在草”。其次则张芸叟云“春服乍成，发醅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郑厚云“秋蛩草根，春莺柳阴”，不必尽当，而语颇造微。松雪斋不知为何人，大似不知诗者。

敖陶孙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波”；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元微之如“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周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齐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环妍，要非适用”；宋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公如“四瑚八琏，正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縋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陈後山如“九皋独泪，深林孤芳，冲寂自步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陈。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拟议。语觉爽俊，而评似稳妥，叭少为宋人曲笔耳，故全录之。

余於国朝前辈名家，亦偶窥一斑，聊附於此，以当鼓腹。

○诗

高季迪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靓妆，巧笑便辟。刘伯温如刘宋好武诸王，事力既称，服艺华整，见王谢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潜如师手鸣琴，流利有情，高山尚远。刘子高如雨中素馨，虽复嫣然，不作寒梅老树风骨。杨孟载如西湖柳枝，绰约近人，情至之语，风雅扫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虽非太常乐，琅琅有致。徐幼文张来仪如乡士女，有质有情，而乏体度。孙伯融如新就衔马，步骤未熟，时见轻快。孙仲衍如豪富儿入少年场，轻脱自好。浦长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论师，生天而可，成佛甚遥。解大绅如河朔大侠，髻髯戟张，与之周旋，酒肉侗父。杨东里如流水平桥，粗成小致。曾子启如封节度兵东征，鲜华杂沓，精骑殊少。汤公让刘原济如淮阴少年，斗健作敢人状。刘钦谟如村女簪花，艳羞涩，正得各半。夏正夫如乡墙夫衣绣见达官，虽重整饬，时露本态。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澹沓，而易见底里。谢方石如乡里社塾师，日作小儿号嘎。吴匏庵如学究出身人，虽复闲雅，不脱酸习。沈启南如老农老圃，无非实际，但多俚辞。陈公甫如学禅家，偶得一自然语，谓为游戏三昧。庄孔阳佳处不必言，恶处如村巫降神，里老骂坐。陆鼎仪如吃人作雅语，多在咽喉间。张亨父如作劳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张静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过，无复雅观。杨文襄如老弋阳会，发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复见调。桑民怗如洛阳博徒，家无担石，一掷百万。林待用如太湖中顽石，非不具微致，无乃痴重何。乔希大如汉官出临远郡，亦自粗具威仪。祝希哲如盲贾人张肆，颇有珍玩，位置总杂不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蔷薇，汀际小鸟，时复娟然，一览而已。王敬夫如汉武求仙，欲根正染，时复遇之，终非实境。石少保如披沙拣，金，时时见宝。文徵仲如仕女淡妆，维摩坐语；又如小阁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穷。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处贵，个匡扰粗率，无大处分。蒋子云如白蜡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钦佩如小女儿带花，学作软丽。唐佐如苦行头陀，终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国人投唐，武将坐禅，威仪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选如寒蝉乍鸣，疏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张琦如夜蛙鸣露，自极声致，然不脱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儿唱《莲花乐》，其少时亦复玉楼金埒。边庭实如洛阳名园，处处绮卉，不必尽称姚魏；又如五陵裘马，千金少年。顾华玉如春原尽花，{廿}靡不少。刘元瑞如闽人强作齐语，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刘司空，无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纵横江淮间，终不成霸。王新建如长爪梵志，彼法中铮铮动人。陆子渊如入贵官作文语雅步，虽自有馀，未脱本来面目。郑继之如冰凌石骨，质劲不华；又如天宝父老谈丧乱，事皆实际，时时感慨。孟望之如贫措大置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膻。黄勉之如假山池，虽尔华整，大费人力。高子业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又如卫洗马言愁，憔悴婉笃，令人心折。薛君采

如宋人叶玉，几夺天巧；又如倩女临池，疏花独笑。胡孝思如骄儿郎爱吴音，兴到即讴，不必合板。马仲房如程卫尉屯西宫，斥埃精严，甲仗雄整，而士乏乐用之气。丰道生如沙苑马，驽骏相半，姿情驰骋，中多败蹶。王舜夫如败铁网取珊瑚，用力坚深，得宝自少。孙太初如雪夜偏师，间道入蔡；又如鸣蜩伏蚓，声振月露，体滞泥壤。施子羽如寒鸦数点，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萧条，迫晚意尽。王履吉如乡少年久游都会，风流详雅，而不尽脱本来面目；又似扬州大宴，虽鲑珍水陆，而时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儿驹，骄嘶自赏，未谐步骤。张文隐如药铸鼎，灿烂惊人，终乏古雅。王稚钦如良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长城。陈约之如青楼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闲，终成凄楚；又如过雨残荷，虽尔衰落，嫣然有态。杨用如暴富儿郎，铜山金埒，不晓吃饭着衣。李了中如刁家奴，赫车马，施散金帛，原非己物。谬鸣吾如新决渠，浮楚浊泥，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盘露悄，清雅绝人，惜轻缣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谢门中贵子弟，动止可观。黄才伯如紫瑛石，大似，晚年不无可恨。周以言如中智芘芘，虽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语。施平叔如小邑民筑室，器物俱完。张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泽似玉，肤理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习白猿公术，操舞如度，击刺未堪。华子潜如盘石疏林，清溪短棹，虽在秋冬之际，不废枫橘。张孟独如骂阵兵，嗔目揜袖，果势壮往。张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凿宛然；又如束铜锢腹，满中外道。汤子重如乡三老入城，威仪兴，终少华冶态。傅汝舟如言《法华》作风话，凡多圣少。乔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挂树，然此景殊少，不耐纵观。蔡子木如骄女织流黄，不知丝理，强自斐然。王道思如惊弋宿鸟，扑刺遑迅，殊愧幽闲之状。许伯诚如贾胡子作狎游，随事挥散，无论中节。陈羽伯如东市倡，慕青楼价，微傅粉泽，强工顰笑。王允宁如马服子陈师，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项王呕呕未了，忽发暗鸣。徐昌如白云自流，山泉冷然，残雪在地，掩映新月；中飞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尘俗。何仲默如朝霞点水，芙蓉试风；又下班季毛嫱，毋论才艺，却扇一顾，粉黛无色。李献吉如金擘天，神龙戏海；又如韩信用兵，众寡如意，排荡莫测。李于鳞如峨眉积雪，阆风蒸霞，高华气色，罕见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异宝，贵堪敌国，下者亦是木难、火齐。宗子相如渥洼神驹，日可千里，未免啮决之累；又如华山道士，语语烟霞，非人间事。梁公实如绿野山池，繁雅习适；又如汉司隶衣冠，令人惊美，但非全盛仪物。吴峻伯如子阳在蜀，亦具威仪；又如初地人见声闻则入，大乘则远。冯汝行如幽州马行客，虽见伉侪良，殊乏都雅。冯汝言如晋人评会稽王，有远体而无远神。张茂参如荒仓度江，揖让简略，故是中原门第。卢少便如翩翩浊世佳公子，轻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衲衣蹻屐，忽发胡语。陈鸣野如子玉兵，过三百乘则败。彭孔嘉如光禄宴使

详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调鹰见击鸷，故难获鲜。黄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纠，才色既自可观，时出俊语，为客所赏。谢茂秦如太官旧庖，为小邑设宴，虽事饌非奇，而不苟。魏顺甫如黄梅坐人，谈上乘纵未透汗，不失门宗。

○文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厨内酝，差有风法，而不堪清绝。刘伯温如丛台少年入说社，便辟流利，小见口才。高季迪如拍张檐幢，急迅眩眼。苏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泻千里，而滢洄养之状颇少。解大绅如递夹快马，急速而少步骤。杨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详和中时露寒俭；又如新廷尉牒，有法而简。丘仲深如太仓粟，陈陈相因，不甚可食。李宾之如开讲法师上堂，敷腴可听，而实寡精义。陆鼎仪如何敬容好整洁，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假面吊丧，缓步严服，动止举举，而乏至情。吴原博如茅舍竹篱，粗堪坐起，别无伟丽之观。王济之如长武城五千兵，闲整堪战，而伤於寡。罗景鸣如药铸鼎，虽古色惊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怗如社剧夷歌，亦自满眼充耳。杨君谦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汉大。罗彝正如姜斌道士升霁坛，语不离法，而玄趣自少。陈公甫如坐禅僧圣谛一语，东涂西抹，亦自动人。祝希哲如吃人气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制锦，丝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亭沉冥之致。崔子锺如古法锦，文理黯黯，雅殆可爱，惜窘边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记经呶数语，沿门唱诵。李献吉如樽彝锦绮，天下环宝，而不无追蚀丝理之病。何仲默如雉五彩，飞不百步，而能铄人目睛。徐昌如风流少年，顾景自爱。郑继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丝竿旄牛，珍贵能负，而不晓步骤。康德涵如嘶声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孤禅鹿仙，亦自纵横。高子业如玉盘露屑，故是清贵，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见平野，然是疏议耳。王稚钦书牒如丽人诉情，他文则改鼠为璞，呼驴作卫。江景昭如入鸿胪馆，鸟语佚离，一字不晓。谬鸣吾如屠沽小肆，强作富人纷纭，殊增厌贱。郭价夫如乡老叙事，粗见。丰道生如骨董肆，真贗杂陈，时亦见宝，而不堪僂诈。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鱼，政使足玩，江湖空阔，便自渺然。陈约之如小径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艳。黄德兆如山徯强作汉语，不免舌。黄勉之如新安大商，钱帛米金银俱足，独法书名画不真。陆浚明如捉尘尾人，从容对谈，名理不乏。江于中试风雏鹰，矫健自肆。袁永之如王武子择有才兵家儿，命相不厚。吕仲木如梦中呓语不休，偶然而止。马伯循如河朔餐羊酪汉，臃肥逆鼻。颜惟乔如暴显措大，不堪造作。杨用如缯彩作花，无种种生气。屠文升如小家子充乌衣诸郎，终不甚似。王允宁如下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贵，痕迹宛然；又如王子师学华

相国在形迹间，所以愈远。罗达夫如讲师参禅，两处着脚，俱不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构华焕，巷空宛转，第匠师手不读木经，中多可撼。许伯诚如通津邮，资用本少，供亿不虚。薛君采如嚼白蜡，杖青芦，不胜淡薄。朱子价如小儿吹芦笙，得一二声似，欲隶太常。乔景叔如江东秀才，文弱都雅，而气不壮。吴俊伯如佛门中讲师，虽多而不识本面目。归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时汪尖，不则一泻而已。卢少便如春水横流，滔荡从逸，而少归宿。梁公实如贫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难继耳。宗了相如骏马多蹶，又如妙音声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中商彝周鼎，海外环宝，身非三代人与波斯胡，可重不可议。

●卷六

高帝尝谓宋濂：“浙东人才，惟卿与王耳。才思之雄，卿不如；学部之博，不如卿。”又尝与刘诚意论文，诚意谓：“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让，又其次张孟兼。”孟兼性刚愎，好出人上。为按察副使，上冢归，邑令谒之，不为礼。帝闻之弗善也。又与布政使吴印争，帝大怒，摘捶之几绝，乃赐死。

当是时，诗名家者，无过刘诚意伯温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师。刘虽以筹策佐命，然为谗邪所间，主恩几不终，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辞迁命归，教授诸生，以草魏守观《上梁文》腰斩。袁可师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忤旨，伪为风癲，备极艰苦，数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孙慎诘误，一子一孙大辟，流窜蜀道而死。子充出使云南，为元孽所杀，归骨无地。呜呼！士生於斯，亦不幸哉！

刘诚意伯温与夏煜孙炎辈，皆以豪诗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业五色云起，诸君谓为庆云，拟赋诗。刘独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气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当辅之。”众皆掩耳。寻高皇帝下金陵，刘建帷幄之勋，为上佐，开茅土，其言若契。

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倪绘事尤称绝伦。高皇帝徵廉夫修《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妇谣》示不屈，乃放之归。时危素太朴为弘文馆学士，方贵重。上一日闻履声，问为谁，太朴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怪曰：“吾以为文天祥耶？”谪佃临濠死。人以定杨危之优劣。倪顾各散家资，顾仍画其像，题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少年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至今人传之。夫以顾倪之富与廉夫之豪纵而若此，其於陶靖节，可谓异轨同操。

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

之，刻其尤者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张洪修撰每为人作一文，仅得五百钱。

解大绅十八举乡试第一，以进士为中书庶吉士，上试诗称旨，赐鞍马笔札。而缙率易无所让，尝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即之，尚书所骂。尚书以闻，上弗责也，曰：“缙逸当尔耶。”苦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内阁，词笔敏捷，为一时冠，而意气阔疏，又性刚多忤，上闻之，亦弗善也。出参议广西，日与王检讨探奇山水自。上书请凿章江水，便来往，上大怒，徵下狱。三载，命狱吏沃以烧洒，埋雪中死。

曾学士子启，上尝召试《天马歌》，援笔立就，佳之，赐宝带。又因醉遗火，延烧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气绝，呼酒饮至醉，题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箒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

景泰中，称诗豪者十才子，而刘溥汤胤为之首。刘太医吏目，汤参将也。汤尤纵诞，每称杜陵无好句，然与刘论诗，伏不出一语。刘钦谟载其事及溥《白鹤诗》甚详。成化中，郎署有诗名者，无过於刘昌钦谟，夏寅正夫。钦谟《无题》与正夫《虔州怀古》诗，《怀麓堂诗话》亦载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称。

桑民怿家贫，亡所蓄书，从肆中鬻得，读过辄焚弃之。敢为大言，不自量，时铨次古人，以孟轲自况，原迁而下，弗论也。而更非蒲韩愈氏曰：“此小儿号嘎。”何传问翰林文今为谁，曰：“虚无人，举天下亦叭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垞。”悦髻椎而补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悦前谒之，书刺“江南才人桑悦”。博士弟子业不当刺，又厚自誉，使者大骇。已问，知悦素，乃延之校书，而预刊落以试。悦校至不属，即索笔请书，亡误，使者大悦服，折节交悦矣。十九举乡试，再试，礼部奇其文，至阅《道统论》，则曰：“夫子传之我。”缩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时丘为尚书，慕悦名，召令具宾主。已，出己文令观，给曰：“某先辈讎巽。”悦心知之，曰“公谓悦为逐秽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悦观。”曰：“生试更为之。”归讎巽以奏，称善。已令进他文，未尝不称善也。悦名在乙榜，请谢不为官。俟後试，而时竟以悦狂，抑弗许，调邑博士。悦为博士逾岁，而按察视学者别丘，曰：“吾故人桑悦，幸无以属吏视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见悦，顾问长吏：“悦今安在，岂有恙乎？”长吏素恨悦，皆曰：“无恙，自负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悦曰：“边宵旦雨淫，传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两吏促之，悦益怒曰：“若真无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

，可屈桑先生乎！为若期三日先生来，不三日不来矣。”按察欲遂收悦，缘不果。三日，悦诣按察，长揖立，不跪。按察厉声曰：“博士分不当得跪耶？”悦前曰：“汉汲长孺长揖大将军，明公贵岂逾大将军？而长孺固亡贤於悦，柰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悦今去，天下自谓明公不容悦，曷解耳？”因脱帽径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当选两博士自随，悦在选，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悦请曰：“犬马齿长，不能以筋力为礼，亦不能久任立，愿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闻悦名，数召问，谓曰：“匡说《诗》；解人颐。子有是乎？”曰：“悦所谈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颐。公幸赐清燕，毕顷刻之长。”御史壮之，令坐讲。少休，悦除袜，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寻复荐之，迁长沙，再调柳州，悦实恶州荒落，不欲往。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夺其上，不安耳。”为柳州岁馀，父丧归。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诞，褐衣楚制，往来郡邑间。

杨君谦为仪部主事，与郎中不相得，因谢病归。久之，病良已，起复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读书，最不喜人间酬应，尝开卷至得意，因起蹕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颠主事云。复官弥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复病耶？安得告？而可为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难致仕何！”即自谥罢，时仅三十馀。既以归，益亡顺外事，而踪踪益诡怪寡合，出敝冠服羸与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级文章语中伤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贫，尝识伶臧贤，为上所幸爱。上一日问：“谁为善词者？与偕来。”贤顿首曰：“故主事杨循吉，吴人也，善词。”上辄为诏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强前为循吉治装，见循吉冠武人冠，戎锦，已怪之。又乘势语多侵守令。已见上毕，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应制为新声，咸称旨受赏，然赏亡异伶伍。又不授循吉官与秩，间谓曰：“若嫫乐，能为伶长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谋於贤，乃以他语恳上放归。归益不自怪，诸後进少年非薄之，亡礼问者。而其文亦渐落，不复进。卒穷老以死，所著《奚囊杂纂》，未成书。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因自号枝指生。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检。尝傅粉黛，从优伶酒间度新声，侠少年好慕之，多赍金游允明甚洽。举乡荐，从春官试下第。是时海内渐熟允明名，索其文及书者接踵。或辇金币至门，允明辄以疾辞不见，然允明多醉，伎馆中掩之，虽累纸可得，而家故给，以不问僮奴作业。又捐业蓄古法书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计无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当其窘时，黠者持少钱米乞文及手书辄与，已小饶，更自贵也。尝遗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苍头言始识，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後拜

广中邑令归，所请受橐中装可千金，归日张酒，呼故狎游宴，歌呼为寿，不两年都尽矣。允明好负逋责，出则群萃而诃诮者至接踵，竟弗顾去。

唐伯虎与里中生张梦晋善。张才大不及唐，而放诞过之，恒曰：“日休小竖子耳，尚能称醉士，我独不耶！”一日游虎丘，会数贾饮山上亭，且咏。灵曰：“此养物技不过弄杯酒间具，何当论诗，我且戏之。”事更衣为丐者，上丐贾。食已，前请曰：“谬劳君食，无以报。虽不能句，而以狗尾续，柰何？”贾大笑，漫举咏中事试之，如响。贾不测，始令赓。张复丐酒，连举大白十数，挥毫顷而成百首，不谢竟去。易维萝阴下，贾阴使人伺之，无见也，大骇，以为神仙云。张度贾远则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状殊绝。伯虎举乡试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妒妇，斥去之，以故愈自弃不得。尝作《答文徵明书》及《桃花庵歌》，见者靡不酸鼻也。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为人作诗文书画者三：一诸王国，一中贵人，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谒公府，不通宰执书，诚吾吴杰出者也。吾少年时不经事，意轻其诗文，虽与酬酢，而甚卤莽。年来人其次孙请，为作传，亦足称忏悔文耳。

长沙公少为诗有声，既得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轻俊者，一时争慕归之。虽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赖。长沙之於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献吉才气高雄，风骨遒利，天授既奇，师法复古，手辟草昧，为一代词人之冠。要其所诣，亦可略陈。骚赋上拟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馀，精思未极。拟乐府自魏而後有逼真者，然不如自运，滔滔莽莽。《选》体、建安以至李杜，无所不有，第於谢监未是初日芙蓉，仅作颜光禄耳。七言歌行纵横如意，开阖有法，最为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绝时诣妙境，七言雄浑豪丽，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厌服众志。文酷仿左氏司马，叙事则奇，持论则短，间出应酬，颇伤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义取师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调而无累句。诗体翩翩，俱在雁行。顾华玉称其“咳唾珠玑，人伦之隽”。骚赋启发拟六朝者颇佳，他文促薄，似未称是。

昌少即ゼ词，文匠齐梁，诗沿晚季，迨举进士，见献吉大悔改。其乐府、《选》体、歌行、绝句，咀六朝之精旨，采唐初之妙则，天才高朗，英英独照。律体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遗也。《骚》诂颂，宛尔潘陆，惜微短耳。今中原豪杰，师尊献吉；後俊开敏，服膺何生；三吴轻隽，复为昌左袒。摘瑕攻，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删之则精；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数年，亦未至矣。

徐昌有六朝之才而无其学，杨用有六朝之学而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

，学不如杨，而小撮其短，又事事不如何李，乐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之於诗也，黄鹄之於鸟，琼瑶之於石，松桂之於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兰，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畅，边庭实之开丽，郑继之之雄健，王衡之宏大，孙太初之奇拔，顾华玉之和，李宾之之通爽，马仲房之华整，皆其次也，可谓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於五言古，王稚钦吴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与之於七言律，高子业之於五言古近体，各极妙境，可谓专至而有馀。

李文正为古乐府，一史断耳，十不能得一。黄才伯辞不称法，顾华玉边庭实刘伯温法不胜辞。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质胜，十不能得四。徐昌虽不得叩源推委，而风调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饶本色，然时时已调杂之，十不能得七。于鳞字字合矣，然可谓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

何仲默与李献吉交谊良厚，李为逆瑾所恶，仲默上书李长沙相救之，又画策令康修撰居间，乃免。以後论文相掎击，遂致小间。盖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渐不能平耳。何病革，属後事，谓墓文必出李手，时张以言孟望之在侧，私曰：“何君没，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曹与戴仲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铭，亦寥落不甚称。

李献吉为户部郎，以上书极论寿宁侯事下狱，赖上恩得免。一夕遇醉侯於大市街，骂其生事害人，以鞭梢击堕其齿。侯恚极，欲陈其事，为前疏未久，隐忍而止。献吉後有诗云：“半醉唾骂文成侯。”盖指此事也。

李献吉既以直节忤时，起宪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谏督兵平寇，用二广例，抑诸司长跪，李独植立。俞怪，问：“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天子诏督诸军，吾奉天子诏督诸生。”竟出。後与御史有隙，即率诸生手银铛，欲锁御史，御史杜门不敢应。坐构免，名益重。方岳部使过汴，必谒李，年位既不甚高，见则据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宁藩之狱，陷李几死。林尚书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复振。

何仲默谓献吉振大雅，超百世，书薄子云，赋追屈原。王子衡云：“执符於《雅谟》，游精於汉魏，以雄浑为堂奥，以蕴藉为神枢，思入玄而调寡和。如凤矫龙变，人罔不知其为祥，亦罔不骇其异。”黄勉之云：“兴起学士，挽回古文，五色错以彪章，八音和而协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汇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范物，鸿钧播气，种种殊别，新新无已。”其推尊之可谓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兴》诗，王咏何云：“若使老夫须下拜，便教献吉也低头。”薛云：“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则似有不尽然者。及观何之驳李诗，有云：“诗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空同丙寅间诗为合，江西以後诗为离。试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辞艰者意反近，意苦者辞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读之

，若摇な铎耳。”李之驳何则曰：“如抟沙弄泥，散而不莹，阔大者鲜把持。文又无针线。”又云：如仲默‘《神女赋》，《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盖彼知神情会处下笔成章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势如搏巨蛇，驾风螭，步骤虽奇，不足训也。君诗结语太咄易，七言律与绝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节，百年万里，何其层见叠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字之言，虽中若戈矛，而功等药石，特何谓李江西以後为离，与勉之言背驰，此未识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仁放多，则牵合而伤迹；结构易，则粗纵而弗工。

献吉之於文，复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厌服众志者，何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语杂。易则沉思者病之，杂则颛古者卑之。

献吉文，如谱传《于肃愍康长公碑》、封事数章佳耳，其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厌。殷少保正甫为于鳞志铭云：“能不为献吉也者，乃能为献吉者乎？”唯于鳞白云亦然。

歌行之有献吉也，其犹龙乎？仲默于鳞，其麟凤乎？夫凤质而龙变，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赋至何李，差足吐气，然亦未是当家。近见卢次便繁丽浓至，是伊门第一手也。惜应酬为累，未尽陶洗之力耳。余与李于鳞言卢是一富贾胡，君宝悉聚，所以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笑以为知言。然李材高，不肯作赋，不知何也。俞仲蔚小，乃时得佳者，其为谏赞，辞殊古。

余尝於同年袁生处，见献吉与其父永之金宪书，极言其内弟左国玠猜忌之状。末有云：“此人尚尔，何况边李耶？”边盖尚书庭实，与献吉素称国士交者。又献吉晚为其甥曹嘉所厄良苦，岂文士结习，例不免中人忌耶？

仲默《别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献吉自选，然亦多驳杂可删者。余见李嵩宪长称其“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兔，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一首。李开先少卿诵其逸诗凡十馀首，极有雄浑流利，胜其集中存者，尔时不见选，何也？余往被酒跌宕，不能请录之，深以为恨。

昌自选《迪功集》，咸自精美，无复可憾。近皇甫氏为刻《外集》，袁氏为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时所称“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者是已，馀多稚俗之语，不堪覆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概收梓，不知舞阳绛灌既贵後，为人称其屠狗吹箫，以为佳事，宁不Γ颡。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畅，至献吉而大，至于鳞而高。绝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献吉有《限韵赠黄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为云我作龙。有

酒每邀东省月，退朝曾对掖门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体幸强黄犊健，柳吟花醉莫辞从。”昌有《寄献吉》一律云：“汝放金鸡别帝乡，何如李白在浔阳？日暮经过燕市曲，解裘同醉酒炉傍。徘徊桂树凉风发，仰视明河秋夜长。此去梁园逢雨雪，知予遥度赤城梁。”李虽自少陵，徐自青莲，而李得青莲长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当为本朝七言律翘楚。而诸家选俱未及，于鳞亦遗之，皆所未解也。

国朝习杜者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貌，华州王维楨得杜一支，闽州郑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梦阳具体而微。

李少卿《报苏属国书》，不必论其文及中有逗脱者，其傅合史传，纤毫毕备，贗作无疑。第其辞感慨悲壮，宛笃有致，故是六朝高手。明唐伯虎《报文徵明》、王稚钦《答余懋昭》二书，差堪叔季。伯虎他作俱不称，稚钦於文割裂，比拟亡当者，独尺牍差工耳。

讲学者动以词藻为雕搜之技，工文者则举拙语为谈笑之资，若柄凿不相入，无论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举诸公数联，如“翼轸众星朝北极，岷嶓诸岭导南条”，“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声梦醒偏随枕，山色楼高不碍墙”，“狂搔短发孤鸿外，病卧高楼细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万里河流处处同”，“残书汉楚灯前垒，小阁江山雾里诗”，“化石未成犹有泪，舞鸾虽在不惊尘”，此庄孔句也。“竹林背水题将彳扁，石{旬}穿沙坐欲平”，“出墙老竹青千个，泛浦春鸥白一双”，“时时竹几眠看客，处处桃符写似人”，“竹径傍通沽酒寺，桃花乱点钓鱼船”，此陈公甫句也。“万里沧江生白发，几人灯火坐黄昏”，“半空虚阁有云住，六月深松无暑来”，“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忆归”，“沙边宿鹭寒无影，洞口流云夜有声”，“春岩过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且留南国春山兴，共听西堂夜雨声”，“天迴楼台含气象，月明星斗避光辉”，“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山色古今馀王气，江流天地变秋声”，“棋声竹里消闲昼，药裹窗前对病僧”，“月绕旌旗千嶂暗，风传铃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尝不极其致。

公甫少不甚攻诗，伯安少攻计而未就，故公甫出之若无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安时有警策。

顾华玉才华在朱郑之上，特以其调少下耳。如“君王自信图中貌，静女虚迎梦里车”，又“古寺频来僧尽老，重阳欲近蟹争肥”，无论体裁，俱隽婉有味。至“御前却鞞言无忌，众里当熊死不辞”，尤觉矫矫壮丽。朱句如“寒菊抱花馀旧摘，慈鸦将子试新飞”，亦自楚楚。华玉填楚，诏修《承天志》，以王廷陈颜木应，後不称旨，一时人亦以为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华玉能

识今江陵公於未冠时，足称具眼。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门二月已三月，骑马陈州来亳州”一首，风调佳甚，而选者俱不之知，何也？

边庭实闻己卯南征事云：“不信土人传接驾，似闻天语诏班师。”此欲为古人恻怛忠厚之语，而未免纽造也。至结语“东海细臣瞻巨斗，北枢终夜几曾移”，愈有理趣而愈不佳。“东海”“北枢”犹为彼善，“细臣”“巨斗”二字何出？吾最爱其“庭际何所有？有萱复有芋。自闻秋雨声，不种芭蕉树”。于鳞《诗删》亦收之。然芭蕉岂可言树，芋岂庭中佳物，且独无雨声乎？俱属未妥。若作“自怜秋雨滴，不复种芭蕉”，或云“自闻秋雨声，不爱芭蕉色”，则上韵亦自可押，而意尤深婉。如《题文山祠》：“花外子规燕市月，柳边精卫浙江潮。”却甚精丽。

边庭实以按察移疾还，每醉，则使两伎肩臂，扶路唱乐，观者如堵，了不为怪。关中许宗鲁何栋、西蜀杨名无夕不纵倡，渐以成俗。有规杨用者，答书云：“文有伏境生情，诗或托物起兴。如崔延伯，每临阵则召田僧趣为壮士歌；宋子京修史，使丽竖{难火}椽烛；吴元中起草，令远山磨俞糜。是或一道也，走岂能执鞭？古人聊以耗壮心，遣馀年，所谓老颠欲裂风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闻此言，知我者不可不闻此言。”

康德涵六十，要名会百人，为百岁会。既会毕，了无一钱，第持笺命诗送王邸处置。时杜王敬夫名位差亚，而才情胜之，倡和章词，流布人间，遂为关西风流领袖，浸淫汴洛间，遂以成俗。

崔子锺好剧饮，尝至五鼓，踏月长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时以元相朝天，偶过早，遥望之曰：“非子锺耶？”崔便趋至輿傍拱曰：“老师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脱衣行觞，火城渐繁，始分手别。崔每一举百馀觥船不醉，醉辄呼：“刘伶小子，恨不见我！”

杨用自滇中戍暂归泸，已七十馀，而滇士有谗之抚臣者。俗戾人也，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用不得已至滇，则已墨败。然用遂不能归，病寓禅寺以没。

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其所撰，有《升庵诗集》、《升庵文集》、《升庵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续集》、《廿十行戍稿》、《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洞天玄记》、《滇载记》、《转注古音略》、《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复字》、《古音骈字》、《古音附录》、《异鱼图赞》、《丹铅馀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丹铅闰录》、《丹铅别录》、《丹铅总录》、《墨池琐录》、《书品》、《词品》、《升庵诗话》、《诗话补遗》、《箜篌新咏》、《月节词》、《檀弓丛训》、《堇户录》、《瀑布泉行须候记》、《夏小正录》、《升庵经说》、《杨子卮言

》、《卮言闰集》、《敝帚》、《病榻手欠》、《〈谷瓦〉》、《六书索隐》、《六书练证》、《经书指要》。其所编纂，有《词林万选》、《禅藻集》、《风雅逸编》、《艺林伐山》、《五言律祖》、《蜀艺文志》、《唐绝精选》、《唐音百绝》、《皇明诗抄》、《赤牋清裁》、《赤牋拾遗》、《经义模范》、《古文韵语叙》、《管子录》、《引书晶牟毛》、《选诗外编》、《交游诗录》、《绝句辨体》、《苏黄诗体》、《宛陵六一诗选》、《五言三韵诗选》、《五言别选》、《李诗选》、《杜诗选》、《宋诗选》、《元诗选》、《群书丽句》、《名奏菁英》、《群公四六节文》、《古今风谣》、《古韵诗略》、《说文先训》、《文海钓鳌》、《禅林钩玄》、《填词选格》、《百明珠》、《古今词英》、《填词玉屑》、《韵藻古谚古隽》、《寰中秀句》、《六书索隐》、《六书练证》、《逸古编》、《经书指要》、《诗林振秀》。杨工於证经而疏於解经，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详於诗事而不得诗旨，精於字学而拙於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据，不妨墨守，稍涉评击，未尽输攻。

用谪滇中，有东山之癖。诸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乃以精白绫作衲戒，遗诸伎服之，使酒间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赏伎女购归，装潢成卷。杨後亦知之，便以为快。

用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忤。人谓此君故自，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予少时尝见传杨用《春兴》，末联云：“虚拟短衣随李广，汉家无事勒燕然。”甚美其意，为之击节。又读陆子渊《闻警》一联云：“大将能挥白羽扇，君王不爱紫貂裘。”紫貂事虽稍涉宋，然不其露。其使事之工，骈整含蓄，殊不易匹。後得全什读之，俱不称也。因记於此。

常明卿多力善射，虽为文法吏，时韦跗注两骑而驰於郊。诸彻侯子弟从侠少年饮，常前突据上坐，起角射，咸不及。问，稍知为常评事，敬之，奉大白为归寿，常引满沾醉，竟驰去弗顾。又时遇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参会不及，长吏诃之，敖然曰：“故贱时过从胡姬饮，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调判陈州，庭詈御史，以法罢归，益纵酒自放。居恒从歌伎酒间度新声，悲壮艳丽，称其为人。又好彭老御内术，自谓得之，神仙可立致。一日省墓，从外男滕洗马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尘绝，从者不及前。渡水，马顾见水中影，惊蹶堕水，刃出於腹，溃肠死，年仅三十四。平阳守王溱其故人，为收葬之。常有诗吊韩信曰：“汉代称灵武，将军第一人。祸奇缘蹶足，功大不谋身。带砺山河在，丹青祠庙新。长陵一A土，寂寞亦三秦。”至今为中原豪侠之冠

丰坊者，初字存礼，举进士高第，为礼部主事，以无行黜归家。坐法窜吴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笃病死。坊高材博学，精法书。其於《十三经》，自为训诂，多所发明，稍诞而僻者，则托名古注疏，或创称外国本。於构诗文，下笔数千言立就，则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伪撰字稍怪拙，则假曰：“此甘原先甘原先体也。”又为人撰定法书，以真易贗，不可穷诘。又用蓄毒蛇药杀人，强淫子女，夺攘财产，事露，人畏而耻之。吾友沈嘉则云：“蓄毒蛇以下事无之，第狂僻纵口，若含沙之蛊，且类得心疾者。”因举其一端云：“尝要嘉则具盛饌，结忘年交。居一岁，而人或恶之曰：‘是尝笑公文者。’即大怒，设醮诅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无间狱，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与有睚眦者也；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则为首；三等鼠蝇蚤虱景也。”此极大可笑。

●卷七

高子业少负渊敏，生支干与伪汉友谅同。既迁楚臬，恒邑邑不自得，发病卒，实友谅彭湖之岁也。其诗如“积贱讵有基，履荣诚无阶”，“既妨来者途，谁明去矣怀”，“茫然大楚国，白日失兼城”，“久卧不知春，茫然怨行役”，“为客难称意，逢人未敢言”，“失路还为客，他乡独送君”，“众女竞中闺，独退反成怒”，“寒星出户少，秋露坠衣繁”，“以我不如意，逢君同此心”，“当轩留驷马，出户倚双童”，“里中夷门监，墙外酒家胡”，“为农信可欢，世自薄耕稼”，“问年有短发，逐世无长策”，“林深得日薄，地静觉蝉多”，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物是”，“骑马问春星，残雨夕阳移”，清婉深至，五言上乘。

王稚钦少为文，顷刻便就，多奇气，然好狎游、黏竿、风鸱诸童子乐。又蹶不可驯，父每才失扑之，辄呼曰：“大人奈何辄虐海内名士耶？”为翰林庶吉士，诗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郑善夫。故事：学士二人为庶吉士师，甚严重。稚钦独心易之，时登院署中树而窥，学士过故作声惊使见，大恚，然度无如何，佯为不知也，乃已。当授官给事中，用言事，故诏特予外补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谏出，知当召，益骄甚，台省监司过州，不出迎，亦无所托疾。人或劝之，怒曰：“齷齪诸盲官受廷陈迎邪当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师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谓曰：“生来候我固厚，而分守从後来，亦一见否？且生厚我以师故，即分守，君命也。”稚钦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车，数州吏微过，当稚钦笞之十。稚钦大骂曰：“蔡师仆吴王先生见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从守，勿更侍，一府中仆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饌，谋於蔡潮。潮为谢过，稍给之，仅得夜引之去。於是

监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钦益甚，为文致逮下狱，削归。家居愈益自放，达官贵人来购文好见者，稚钦多蓬首垢足囚服应之。间衣红窄衫，跨马或骑牛，啸歌田野间，人多望而避者。晚节诗律尤精，好纵倡乐，有《闻箏》一首：“花月可怜春，房栊映玉人。思繁纤指乱，愁剧翠蛾颦。授色歌频变，留宾态转新。曲终仍自叙，家世本西秦。”又一书答人云：“绮席屡改，伎俩杂陈，丝肉竞奏，宫徵暗和。羲和既逝，兰膏嗣辉。逸兴狎，干霄薄云，礼废罚弛，履遗纓绝。”俱妙极形容，可谓才子。

颜惟乔为亳守，有声，与武帅构讦，罢归。故人为分守，至，随访之，屏迹不可复见。既行部他邑，有田父荷担以只鸡担而去。追问邸舍人，莫能踪迹。惟乔草《随志》，称良史，余读这殊不称。又徐子与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平耳，远不逮王裕州。

郑郎中善夫初不识王仪封廷相，作《漫兴》十首，中有云：“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後郑卒，王始知之，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为经纪其丧，仍刻其遗文。人之爱名也如此。

孙太初玉立美髯，风神俊迈，尝寓居武林。费文宪罢相东归，访之，值其昼寝，孙故卧不起。久之，费坐语益恭，孙乃出，又了不谢。送之及门，第矫首东望曰：“海上碧云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宪出，谓驭者曰：“吾一生未尝见此人。”

吴中如徐博士昌诗，祝京兆希哲书，沈山人启南画，足称国朝三绝。杨修撰之《南中稿》，丽婉至，华学士之《岩居稿》，清淡简远，俱远胜玉堂之作。然杨稿自南充王公刻外，绝不能佳。贵精不贵多，宁独用兵而已哉！

胡孝思尝为吾吴郡守，才敏风流，前後罕俪。公暇多游行湖山园亭间，从诸名士一觴一咏，题墨淋漓，遍於壁石。後迁御史中丞，抚河南。肃帝幸楚，为一律纪事云：“闻道銮輿晓渡河，岳云缥缈护晴珂。千官玉帛嵩呼盛，万国衣冠禹贡多。锁钥北门留统制，玃南极扈羲和。穆天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罢家居者数载矣，尝扑一贪令王联，其人为户部主事，以不职免，杀人下狱当死，乃指“穆天”、“湘竹”为怨望兄诅，而所繇成狱及生平睚眦，皆指为孝思奸党，春天之，上大怒，悉捕下狱，欲论死，分宜相陶真人力救解，久之乃罢免，犹摘杖孝思三十。当是时，孝思将八十矣，了不怖惧，取锦衣狱中柱械之类八，曰制狱八景，为诗纪之。众争咎孝思，掣其笔曰：“群正坐诗至此耳，尚何吾伊为！”孝思澹然咏不辍，曰：“坐诗当死，今不作诗，得免死耶？”出狱时，谢茂秦贻之诗，有云：“白首全生逢圣主，青山何意见骚人。”孝思方病杖创甚，呻吟间，犹口占韵以谢。人谓孝思意气差胜苏长公，才不及耳。

孝思守吴日，於诸生最好黄勉之王履吉袁永之，而不能知陆浚明。黄王俱不振以死，而永之领解甲第胪传。浚明再魁省会试，馆选第一，为给事中，主试浙江，时孝思以左参政与鹿鸣宴，颇遭讥讪，人两不与也。勉之为人本任诞，而矜局自位置，时引胜流为重，最称博洽；於文多拟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论而不甚当，负经济而寡切用，然视吴人肤立皮相者天壤矣。履吉玉立秀雅，饶酒德，使人爱而思之；诗笔翩翩华丽，足称名家。浚明高爽奇逸，尚气慷慨，急人之难甚於己，颇负用世才而不究。永之高狷自好，时有恪声。然二子文实清雅典则，非它琐琐比也。浚明不长於诗，亦不以诗自显。

黄才伯诗亦有佳语，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归梦长”，又“长空赠我以明月，海内知心惟酒杯”，“门前马跃箫鼓动，栅上鸡啼天地开”，“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虽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乃自注云：“欲尽理还之喻。”盖此公作美官讲学，恐人得而持之也，可发词林一笑。

少陵句云：“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颇无关涉，为韵所强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为法。至於北地所谓“郑紫骑驴，无功行县”，行县、骑驴既非实事，王续郑紫又否通人，生俗无谓，大可戒也。近代谢茂秦大有此病，盖不学之故。

江晖字景，文昭公澜子也。以翰林修撰为按察僉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爰子集》。按《山海经》曰：“爰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发，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取以名集，别无深义。晖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耳。王稚钦有诗嘲之云：“江生突兀扬文风，千奇万怪难与穷。博物岂惟精《尔雅》，识字何止过扬雄。古心已出《江丘索》上，邃旨或与神明通。求深索隐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钟鼎，绝艺耻作斯邕等。生也为文遗弟书，一出皆称二难并。纵有楚史不可读，满堂观者徒张目。少年往往致讥评，生也不言但扞腹。君不见好丑从来安可期，豪杰有时翻自疑。伯牙竟为知音惜，卞氏能无抱璞悲。请群宝此无易辙，圣人复起当相知。”读此大略可见。

黄五岳省曾言南城罗公好为奇古，而率多怪险俚之辞。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栖踞於乔树之巅，霞思天想。或时闭坐一室，客有於隙间窥者，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皆缓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铭，铭成，语少卿曰：“吾为此铭，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传《圭峰稿》者，大抵皆树巅死去之所得也。

“宫采初传长命缕，中官竞插辟兵符。”“衡阳刺史新除道，济北藩王已上书。”“雪後锦裘行塞外，有清啸满楼中。”“赐第近连平乐观，入朝新给

羽林兵。”“儒生东阁承颜色，酋长西羌识姓名。”“繁花向日宜供笑，幽鸟逢春各异啼。”“老去自吹秦栗，西征曾比汉嫖姚。”“水落尽如雷电过，山回俱作风皇飞。”“山学翠屏开作画，水从金谷泻成春。”“门迳近连驰道树，池塘遥接汉宫流。”“云裁玉叶和烟润，瀑油珠花映雨飞。”此嘉靖时为初唐者也。“细寸薛萝侵石径，深秋更稻满山田。”“业净六根成丰盛眼，身无一物到茅庵。”“空庭庐岳晴云色，燕坐浔阳江水声。”“虎患已从邻境去，猿声偏近郡斋前。”“万里辞家身是梦，三年作郡口为碑。”“绕院松林岚翠重，满庭蕉叶雨声多。”“清樽自对丛花发，高枕无如啼鸟何。”此其稍变而中唐者也。

吾友宗子相，天姿奇秀，其诗以气为主，务於胜人，间有小瑕及远本色者，弗恤也。吴明卿才不胜宗，而能求诣实境，务使首尾匀称，宫商谐律，情实相配。子相自谓胜吴，默已不战屈矣。徐子与斟酌二子，颇得其中，已是境地，精思便达。梁公实工力故久，才亦称之，尝为别余辈诗一百韵，脍炙人口。惜悟汗未几，中道摧殒，每一念之，不胜威明绝锷之痛。

子相自闽中手一编遗余，乃五七言近体，予摘其佳句书之屏间，虽沈侯采王筠之华，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过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有识者当辨之耳。中联寄赠予者，如“万里靡芜色，秋风一夜深”，又“一身诗作癖，万事酒相捐”，“枕簟疏秋雨，江山隔暮烟”，又“金山一柱立，沧海万波随”，又“愁来失俯仰，书去畏江河”，又“屡书心尽折，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寒相负，马首梅花春自怜”，“孤角千家沧海戍，故人双鬓蓟门烟”。他作如“开尊销夜烛，听雨长春蔬”，又“尔辈甘云卧，吾生岂陆沉”，又“宦情疏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病远，白雁寄书轻”，又“忽雨新枫橘，如云长蕨薇”，又“江树低从密，溪流曲更分”，又“雨气千江入，秋声万木多”，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夜立残砧杵，园行久薛萝”，又“江平低雁翼，潮落进渔竿”，又“星河双杵夕，风雨七陵秋”，又“战伐乾坤色，安危将相功”，又“白雪孤调世，黄金巧识人”，又“种橘开新溜，寻芝数落霞”，又“生难看白发，死岂负青山”，又“谁家羌笛吹明月，无数梅花落早春”，又“愁边鸿雁中原去，眼底龙蛇畏路多”，又“冲泥匹马时时立，入俯寒云片片孤”，又“绝壁昼开风雨色，断虹秋挂薛萝长”。结句如“登楼知有赋，莫向众人传”，又“浮生同远近，斟酌向鸬鹚”，又“泰陵千古泪，一洒翠华东”，又“吾将付风雨，片片作龙鳞”，（赋{句}。）又“自知寒色甚，不敢怨明珠”，又“蓟门旧侣能相忆，八月双鸿起太湖”，又“衣裳岁暮吾将换，好与青山长薛萝”，又“浮生转觉江湖窄，难把衣裳任芸荷”，又“醉来偃蹇三湘里，更是何人《白雪篇》”，又“江门十

里垂杨色，莫把时名负钓纶”，精言秀语，高处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钱刘。

谢茂秦曳裾赵藩，尝谒崔文敏铎，崔有诗赠之。後以救卢次便，北游燕，刻意吟咏，遂成一家。句如“风生万马间”，又“马渡黄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比声偶，为一时之最，第兴寄小薄，变化差少。仆尝谓其七言不如五言，绝句不如律，古体不如绝句，又谓如程不识兵，部伍肃然，刁斗时击，而寡乐用之气。

吾尝合刻卢次便俞仲蔚及茂秦集，盖取次便骚赋，俞五言古，谢近体为一耳。然歌行既乏，绝句亦少。俞尝有《宝剑篇》，中云：“海内尝令万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如此语亦不可多得。

徐子与之於各体，无所不工。明卿乃有独至。

李于鳞文，无一语作汉以後，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其自叙乐府云：“拟议以成其变化。”又云：“日新之谓盛德。”亦此意也。若寻端议拟以求日新，则不能无微憾，世之君子，乃欲浅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矣。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鳞。简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

余尝有《漫兴》十绝，其一云：“野夫兴到不复删，大海回风生紫澜。欲问济南奇绝处，峨眉天半雪中看。”於乎！此义邈矣，寥寥谁解者。

于鳞与子与书云：“许殿卿《海右集》属某中尉为序，不佞尝欲畀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传，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昨欧桢伯访海上云：某谓于鳞近过一国尉园亭赋诗，落句云“司马相如字长卿”，鄙不成语乃尔，定虚得名耳。此正是游戏三昧，似稚非稚，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损大家，特此法无劳模拟耳。于鳞之欲焚某序，的然不错也。

于鳞才可谓前无古人，至於裁鉴，亦不能无意。向余为其《古今诗删》序云：“令于鳞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此语虽为于鳞解纷，然亦大是实录。

始见于鳞选明诗，余谓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见唐诗，谓何以衿裾古《选》。及见古《选》，谓何以箕裘《风雅》。乃至陈思《赠白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弃掷。岂所谓英雄欺人，不可尽信耶？

于鳞为按察副使，视陕西学，而乡人殷者来巡抚。殷以刻名，尤傲而无礼，尝下檄于鳞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鳞不乐，移病乞归，殷固留之。入谢，乃请曰：“台下但以一介来命，不则尺蹠见属，无不应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谢过，有所属撰，以名否则往。而久之复移檄，于鳞恚曰：“彼岂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待报竟归。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许养疾，疾愈起用，盖异数也。于鳞归杜门，自两台监司以下请见不得。去亦无所报谢，以

是得简倨声。又尝为诗，有云：“意气还从我辈生，功名且付儿曹立。”诸公闻之，有欲甘心者矣。

于鳞一日酒间，顾余而笑曰：“世固无无偶者，有仲尼，则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摄之遽曰：“吾误矣。有仲尼，则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诞如此。

于鳞尝为朱司空赋《新河》诗，中一联曰：“春流无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宫。”不知者以为上单下重。按三月水谓之桃花水，为害极大。此联不惟对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闕る《九州记》：“正月解冻水，二月白苹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麦黄水，六月山矾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于鳞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极高华，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语，不轻变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节始极旁搜，使事该切，措法操纵，虽思探溟海，而不堕魔境。世之耳观者，乃谓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没，惜其不多，寥寥绝响。

余为比部郎，尝与蔡子木臬副、徐子与主事、吴明卿舍人、谢茂秦布衣饮。谢时再游京师，诗渐落，子木数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诸咏，亦平平耳。甫发歌，明卿辄鼾寝，鼾声与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虽予辈亦私过之。子与复与子木论文，不合而罢。後五岁，子木以中丞抚河南，子与守汝宁，明卿谪归德司理、张肖甫谪裕州同知，皆属吏也。子木张宴，备宾主，身行酒炙，曰：“吾乌得有一以慢三君子。”寻具疏荐之。余谓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辈风，近更寥寥也。

王允宁为修撰时，余尝一再识之，长大白皙，谈说时事，慷慨激烈，男子也。远则祖述司马少陵，近则师称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骂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孙尚书升，时为中允。其同年敖祭酒，以书规切之，允宁答云：“仆犹夫故吾耳。顾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为名，曰伉厉守高也。且仆戆直朴略，受性已定，犹仆之貌，修广颡，昂首掀眉，揭膺阔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挟仙术者，能蜕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责仆勿高忽卑，择中而居之，亦尝有以里妇之效顰闻於公者乎？仆即死勿愿也。”允宁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国子祭酒。归省，道经华山，为文祭之，大约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即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为文以不朽神，其辞颇支离怪诞。居无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户部愈素恨允宁，假华山神为文詈而一之，今并传关中。

谢茂秦的来益老讠孛，尝寄示拟李杜长歌，丑俗稚钝，一字不通，而自为

序，高自称许，甚略云：“客居禅宇，假佛书以开悟。暨观太白少陵长篇，气充格胜，然飘逸沉郁不同，遂合之为—，入乎浑沦，各塑其像，神存两妙，此亦摄精夺髓之法也。”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调本是名家，五言律亦不恶，沾沾为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无所不有。

王允宁生平所推伏者，独杜少陵。其所好谈说，以为独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贵有照应，有开阖，有关键，有顿挫其意主兴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诗亦—二有之耳，不必尽然。予谓允宁释杜诗法如朱子注《中庸》—经，支离圣贤之言，束缚小乘律，都无禅解。

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风神，大抵其体不宜多作，多不足以尽变，而嫌於袭；出三谢以後者，峭峻过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辞，而微伤其气，晚节雄丽精美，纵横自如，焯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无容拟议。绝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拟沈宋，而不能尽少陵之变。志传之文，出入左氏司马，法甚高，少不满者，损益今事以附古语耳。序论杂用《战国策韩非》诸子，意深而词博，微苦缠忧。铭辞奇雅而寡变。记辞古峻而太琢。书牒无一笔凡语。若以献吉并论，于鳞高，献吉大；于鳞英，献吉雄；于鳞洁，献吉冗；于鳞艰，献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归也。

冯汝言纂取古诗，自穹古以至陈隋，无所不采，且人传其略，可谓词家之苦心，艺苑之功人矣。然远则延寿《易林》、《山海经图赞》，近而周兴嗣《千文》，皆在所遗，恐当补录。

乔景叔世宁己酉岁以楚藩参入贺万寿，余时见之，短而髯，温然长者也。所有行卷，仅百馀篇耳，颇脍炙人口。又十馀年，景叔卒。近有以其《丘隅集》来者，云景叔所自选。余犹记其行卷内—七言律《寄王太史元思谪戍玉垒》者云：“学士两朝供奉年，《上林》词赋万人传。—从玉垒长为客，几放金鸡未拟还。闻道买田临灌口，能忘归马向秦川。五陵他日多豪俊，空望在南尺五天。”词颇佳，而集不之选，何也？集诗小弱不称，岂梓行者有长吉友人之恨耶？闻康德涵卒後，佳文章俱为张孟独摘取，今其集殊不满人意。以此，予於于鳞，不为删削耳。

太原兄弟，俱擅菁华；（贡上冲、司直；孝、司勋；方、虞部濂。）汝南父子，嗣振骚雅。（省曾姬水。）徵仲三绝，彭嘉有二。道复二妙，括得其一。吴中—时之秀，海内寡俦。

皇甫子安之东览，古《选》颇胜；子遁之禅栖，近体为佳。子安卒，蔡子木以计哭之云：“五字沉吟诗品绝，—官憔悴世途难。”可谓实录。蔡生对余读，辄哽咽泪。又华先生哭施子羽云：“生前独行殊寡谐，死後遗文更谁辑。

”比之“一领青衫消不得”者，更神伤矣。

余十五时，受《易》山阴矣行简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戏分韵教余诗，余得“漠”字，辄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异日必以文鸣世。”是时畏家严，未敢染指，然时时取司马班史、李杜诗窃读之，毋论尽解，意欣然自愉快也。十八举乡试，乃间於篇什中得一二语合者。又四年成进士，隶事大理，山东李伯承焯焯有俊声，雅善余持论，颇相下上。明年为刑部郎，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袁履善进余於社。吴时称前辈，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尝不击节称善也。亡何，各用使事，及迁去，而伯承者前已通余於于鳞，地时为余言于鳞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已于鳞所善者布衣谢茂秦来，已同舍郎徐子与梁公实来，吏部郎宗子相来，休沐则相与扬才乞，冀於探作者之微，盖彬彬称同调云。而茂秦公实复又解去，于鳞乃倡为五子诗，用以纪一时交游之谊耳。又明年而余使事竣还北，于鳞守顺德出，茂秦登吴明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来，又明年户部郎张肖甫来，吟咏时流布人间，或称“七子”或“八子”，吾曹实未尝相标榜也。而分宜氏当国，自谓得旁采风雅权，谗者间之，眈眈虎视，俱不免矣。

余自遘家难时，橐𦉳之暇，杜门块处，独新蔡张助甫为验封郎，旬一再至。余固却之，张笑曰：“足下乃以一吏部荣我乎？”余归，张亦竟左迁以去。自是吾党有“三甫”，肖甫之雄爽流畅，助甫之奇艇超诣，德甫之精严稳称，皆吾所不及也。

吾弟世懋，自家难服除後，一操觚，遂尔灵异，神造之句，凭陵作者。唯未为古乐府耳，其他皆具体而微。吾偶遗信问于鳞漫及之曰：“家弟轶尘而奔，咄咄来逼空，赖其好饮，稍自宽耳。”于鳞亦云：“敬美视助甫辈自先驱，视元美雁行也。尝取谢句‘花萼嚶鸣’标君家兄弟，不然耶？”又一书云：“敬美乃负包宗含吴之志，称天下事未可量，眈眈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寻将火攻伯仁，柰何不善备之也。”其见赏如此。

吴人顾季狂颇豪於诗，不得志吴，出游人间，每谓余不满吴子辈，至有笔之书者，间一有之，而未尽然也。记中年挂冠时，命游屐与诸子周旋。章道华用短，不入卑调；刘子威用长，不作凡语；周公瑕挫名割爱，潜心吾党；黄淳父丽句精言，时时惊坐；王百苟能去巧去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张幼于朗朗警思；伯起正自斐然；鲁望必为娓娓。对陆叔平俞仲蔚，便似见古人。又云间莫云卿练川殷无美词翰清丽，时时命驾吾庐。步武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体歌行酷似其舅。王君载者，能为《骚》赋古文，饶酒德，亦何尝落莫也。吾在晋阳有感云：“借问吴阊诗酒席，十年鸡口有谁争。”殆是实录。

吾於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有境必穷，有证必切，敢於数子云有微长，庶几未之逮也，而窃有志耳。

有氏二女，居九成之台，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飞去不返。二女作歌，始为北音。禹省南土，涂山 之女令其媵候禹於涂山之阳。女乃作歌，始为南音。夏后孔甲田於东阳山，天大风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后来，良日也，必吉。”或曰：“不胜之，必有殃。”孔甲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後折，斧断其足。孔甲曰：“呜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周昭王之右辛馀磨，有功，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处，始为西音。所谓四方之歌，风之始也。若在朝而春天者，被之钟鼓管龠为《雅颂》。秦青响遏行云，虞公梁上尘起，韩娥之音，绕梁三夜，临乘老姥，傅谷数日，绵驹王豹之流，皆咸歌之圣者，然亦单歌不合乐。以後《江南》《子夜》《前溪》《团扇》《懊》这属，是其遗响。唐妓女所歌王之涣高及伶工歌元白之诗，皆是绝句。宋之词，今之南北曲，凡几变而失其本质矣。叭吴中人棹歌，虽俚字乡语不能离俗，而得古风人遗意。其辞亦有可采者，如陆文量所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它州？”又所闻：“约郎约到月上时，只见月上东方不见渠。（音其。）不知奴处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处山高月上迟。”即使子建太白降为会晤谈，恐亦不能过也。然此田红和劳之歌，长年樵青，山泽相和，入城市间，愧汗塞吻矣。然则听古乐而恐卧者，宁独一魏文侯也？

正德间有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咏，以骰子为题，妓应声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从遭点，抛掷到如今。”极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联云：“故国五更蝴蝶梦，异乡千里子规民。”亦自成语。

潮阳苏福八岁赋《初月》诗：“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於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惜乎十四而夭。令陈白沙庄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胜。

●卷八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无过於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明肃、魏高贵乡公、晋简文、刘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静、梁武简文元帝、陈陵後主、隋炀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主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高祖著《孝经》、《周易》、《乐社》、《毛诗》、《春秋》、《中庸》、《尚书》、《孔》、《老》义疏、正言、答问二百卷，《涅》、《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复数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海》三十卷，《三礼

断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二十卷，撰古今典故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简文帝《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庄义》各二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易简》五十卷，诗文集一百卷，杂著《光明符》等书五十九卷。元帝《孝德》《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怀旧志》各一卷，《荆南志》、《江州记》、《职贡图》、《古今同姓录》各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昭明才不足而识有馀，简文才有馀而识不足。武元二主，才识小不逮，而学胜之。人则昭明美矣。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独司马相如於汉武帝春天《子虚赋》，不意其令人主叹曰：“朕独不得此人同时哉！”奏《大人赋》则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间。既死，索其遗篇，得《封禅书》，览而异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傅粉大家读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则隋炀恨空梁於道衡，梁武拙徵事於孝标，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诗不见，曰：“见便当爱之。”僧虔拙笔，明远累辞，於乎，忌则忌矣，後世觅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孝成帝玩弄众书，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又以桓君山藏书多，待诏门下。时人语曰：“玩扬子云之篇，乐於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於积猗顿之财。”

王充有云：“韩非之书传在秦廷，始皇叹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春天一篇，高祖称善，左右呼万岁。王莽时，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百官文皆经瓦石，惟班固贾逵传毅杨终侯讽五颂若金玉，孝明览而异焉。”当时人主自晓文艺，作主试，令人跃然。

孝成读《尚书》百篇，博士莫晓，徵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训义解《尚书》百二篇，上覆案秘书，无一应者，吏当霸辜大不谨，帝奇其才，赦其辜，亦不废其经。扬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篇，归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兰台。然则永乐中之罪朱季支，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弘治中之罪荐董文玉者，似亦未尽右文之意也。

梁武帝令谢吏部景涤与王侍中柬即席为诗答赠，善之。仍使复作，复合旨，乃赐诗曰：“双文即後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声华。”又於九日朝宴，独命萧景阳曰：“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赋诗。诗成，又降旨曰：“可谓才子。”

陈後主在东宫集官僚宴咏，学士张讥在坐。时新造玉柄尘尾成，後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堪执此者，独讥耳。”即手授之，仍令於温文殿讲《庄老》高宗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

魏孝静人日登云龙门，崔俊侍宴，叠春子瞻令近御坐，亦有应诏诗。帝问邢邵曰：“此诗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丽，瞻气调清新，并诗人之冠。”燕罢，共嗟赏之，咸曰：“今日之燕，并为崔瞻父子。”

炀帝为诸王时，每有文什，辄令柳藻润，学士百馀，为之冠。既即位，弥见幸重，与诸葛颖等，离宫曲殿，狎宴清游，靡不在坐。犹念昏夜铜龙易乖，爰命偃师之流为木偶，效面目，施以机械，使能坐起，续对酣饮，往往丙夜。事虽不经，可谓宠异矣。

燕公大雅，称三兄第一；万回圣僧，呼詹事才子。外议似不专宋，独应制争标，往往擅场，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选，龙池锦袍夺东方之气，声华艳羨，遂无其偶。延清诗达如此，直得一横死耳。又有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春彩花应制诗成，中宗手敕批云：“平一年虽最少，文甚警新，悦红蕊之先开，讶黄莺之未啜，循环吟咀，赏叹兼怀，今更赐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赐学士花并插，後复以谑词赐酒一杯，当时叹羨。读《中宗纪》，令人懋懋气塞，惟於诗道，似有小助。至离宫列席，领略佳候，使才士操觚，次第称赏，亦是人主快事，为词林佳话。

开元帝性既豪丽，复工词墨，故於宰相拜上，岳牧出镇，往往亲御宸章，普令和赠，为一时盛事。四明狂客以庶僚投老得之，尤足佳绝。青莲起自布素，入为供奉，龙舟移馐，兽锦夺袍，见於杜诗。及他传奇，所载天子调羹，宫妃捧砚，晚虽沦落，亦自可儿。

柳诚悬“泪痕”之咏与虞永兴“调憨”计绝相类，不唯见人主亲狎词臣，迹时秘密，亦所不避。

唐时伶官伎女所歌，多采名人五七言绝句，亦有自长篇摘者，如“开篋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犹寂寞，疑是子云居”之类是也。王昌龄王之涣高微服酒楼，诸名伎歌者咸是其诗，因而欢饮竟日。大历中，卖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价至数十万，云：“此女子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安可他比！”李峤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为泫然曰：“李峤真才子。”又宣宗因见伶官歌白《杨柳枝词》：“永丰坊里千条柳。”趣令取永丰柳两株，栽之禁中。元稹《连昌宫》等辞凡百馀章，宫人咸歌之，且呼为元才子。李贺乐府数十首，流传管弦。又李益与贺齐名，每一篇出，辄以重赂购之入乐府，称为二李。呜呼！彼伶工女子者，今安在乎哉？

宋王岐公为学士，尝月夜上召入禁中，对设一榻赐坐，王谢不敢。上曰

：“所以夜相命者，正欲略去苛礼，领略风月耳。”既宴，水陆奇珍，仙《韶》《霓羽》，酒行无算。左右姬嫔，悉以领巾纨扇索诗，王一一为之，咸以珠花一枝润笔，衣袖皆满。五夜，乃令以金莲归院。翌日，都下盛传天子请客。宣政以还，京攸王李，谐谑唱和，宠焰一时，德寿重华史卫公吴郡王曾觐张仑亦复接踵，然皆亡国之徵，或是偏安逸豫，不足多载。

明兴，高帝创自马上，亦复优礼儒硕，至亲调甘露浆及御撰《醉学士歌》赐金华宋承旨濂。

宣宗与蹇夏三杨游万岁山。少保黄淮，时以致仕趋朝谢恩，特令从燕，仍赐肩舆。赓歌赞咏，为一时盛事，有光前古。

梁时使臣至吐谷浑，见床头数卷，乃《刘孝标集》。天后朝，日本丁番重用金宝购张文。大历中，新罗国上书，请以萧夫子颖干为师。元和中，鸡林贾人鬻元诗云：“东国宰相以百金易一篇，伪者辄能辨。”元丰中，契丹使人俱能诵苏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币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鲜国上言，愿颁示关西吕某马某文以为式。所谓一蟹不如一蟹。

王方庆高曾二十八祖俱擅临池，刘孝绰群从七十余人咸工藻，盛哉！孝绰有三妹，王叔英张嵯徐悱，有文学，悱妻尤清拔。王元礼与诸儿论家集云：“史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称世才玄雕龙，然不过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如吾世者也。彼梁邓金张，貂绵蝉联者，何足道哉！”

何宪等诸学士於王仲宝第隶事，赌巾箱几案杂服饰，人人各一两物。陆彦深後成，隶出人表，一时夺去。宪又於仲宝隶事独胜，仲宝赏以五花簾白团扇，意殊自得。王ゼ後至，操笔使成，事既奥博，辞亦华美，众皆击赏。ゼ乃命左右抽簾，手自掣扇，登车而去。宪之犯对，便是後来东方虬，然亦一时佳事。

袁彦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俱有文名。孝武当大会，伏预坐还，下车先呼子系之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否，为人作父定何如？”府中呼为“袁伏”。然袁恒耻心，每叹曰：“公之厚恩，未优国士，而与伏滔比肩，何辱如之！”魏收从叔季景，有才学，名位在收前。顿丘李庶谓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对曰：“以从叔见比，便是耶输之比卿。”耶输者，庶痴叔也。

淮南《鸿宝》，谓挟风霜之气；兴公《天台》，云有金石之声。吴迈远尝语人：“吾诗可为汝诗父。”每於得意语，掷地呼：“曹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简死谓沈武：“吾在久压公等。”又云：“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王融谓刘孝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丘灵鞠见人谈沈约文，进曰：“何如我未进时。”近代桑民恠见丘相公，问天下文人谁高者，曰：“惟桑

悦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罗耳。”文人矜夸，自古而然，便是气习。

崔信明：“枫落吴江冷。”以它句不称投地。崔颢：“十五嫁王昌。”得小儿无礼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者。杨君谦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掩卷曰：“何处佳？”其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复别。蔡九逵每对人骂杜家小儿。王允宁一日谓余曰：“赵刑部某治状何如？”余曰：“循吏也。甚慕公诗，且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诗何可便作。”又谓余曰：“见王某诗否？”曰：“见之。”又曰：“曾示我一册，吾欲与评之，渠意不受评，渠欲吾延誉，令吾无可誉。”

李于鳞守顺德时，有胡提学者过之。其人，蜀人也。于鳞往访，方掇茶次，漫问之曰：“杨升庵健饭否？”胡忽云：“升庵锦心绣肠，不若陈白沙鸢飞鱼跃也。”于鳞拂衣去，口咄咄不绝。後按察关中，过许中丞宗鲁，许问今天下名能诗何人，于鳞云：“唯王某。（谓余也。）其次为宗臣子相。”时子相为考功郎。许请子相诗观之，于鳞忽勃然曰：“夜来火烧却。”许面赤而已。

李昌符《婢仆》诗五十韵，路敬延《稚子》诗一百韵，皆可鄙笑者，然曲尽形容，颇见才致。昌符至以取上第，而敬延触怒沉河而死，幸不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为戒。

宝月盗东阳《柴廓》之什，其子几成构讼。延清爱刘希夷之咏，遂至杀人。魏收邢劭交骂为任沈约之贼杨衡行卷为人窃以进取。至生剥少陵，丐才奢义山，今世何李，亦遂体无完肤，可供一笑。

巧迟拙速之辞与用兵，故绝不同。语曰：“枚皋拙速，相如工迟。”又曰：“工而速者，唯士简一人。”士简，张率也，第一时赏誉之称耳。皇甫氏以入谈，何也？时兰陵萧文琰、吴兴丘令楷，一击铜钵响灭而诗成。唐温飞卿八叉手而成八韵小赋。俱不足言。盖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祢正平陈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差足伦耳。然《鹦鹉》一挥，《子虚》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文通裂锦还笔入梦以来，便无佳句，人谓才尽。鲍照亦谓才尽，殆非也。昔人夜闻歌渭城甚佳，质明迹之，乃一小民在庸酒馆者，捐百缗予使鬻酒，久之不复能歌渭城矣。近一江右贵人，强仕之始，诗颇清淡，既涉贵显，虽篇什日繁，而恶道垒出。人怪其故。予曰：“此不能歌渭城也。”或云：“鲍是避祸令拙耳。”

谢安石见阮光禄《白马论》，不即解，重相咨尽。阮叹曰：“非唯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杜公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谓此耳。夫别牟术肺腑，指摘造化，如探大海出珊瑚，奈何令逐臭吠声之士轻

读之也。至於有美必赏，如响之应，连城隐璞，卞生动容，流水离弦，锺子拊心，古人所以重知己而薄感恩，夫岂欺我。

谢灵运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每一诗至都，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彳扁。梁世，南则刘孝绰，北则邢子才，雕虫之美，独步一时。每一文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灵运尤吾所赏，惜其不终，所谓东山志立，当与天下推之，岂唯鼻祖。

每叹嵇生琴夏侯色，今千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与陶徵士自祭免，皆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时，饮酒未和。”此非牵障语，第乘谑去耳。孔文举“生存何所虑，长寝万事毕”，欧阳坚石“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石季伦“天下杀英雄，卿亦何为尔”，潘安仁“俊士填沟壑，馀波来及人”，谢灵运“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苻朗“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元真兴“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皆能驱使大雅，以豁至怖，便未真得，犹足过人。若乃息夫绝命於玄云，蔚宗推丑於一丘，可谓利口，则吾谁欺？

左太冲谢灵运邢子才篇赋一出，能令纸贵。王元长徐孝穆苏道衡朝所吟讽，夕传遐方，鸡林购白学士什，至值百金。蜀{棘火}获梅都官诗，绣之法锦。而子云寂寞玄亭，元亮徘徊东篱，子美踟躅浣花，昌龄零落穷障，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共工部云：“名岂文章著？”悲哉乎其自解也，令数百岁後有人无所复虞。第作者不赏，赏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云溪友议》称章仇剑南为陈拾遗雪狱，高侍御为王江宁申冤，此事殊快人，足立艺林一帜，但不见正史及他书耳。

古人云：“诗能穷人。”究其质情，诚有合者。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则真宰默讎；擅人群之誉，则众心未厌。故呻占椎琢，几於伐性之斧，豪吟纵挥，自傅爰书之竹，矛刃起於兔锋，罗网布於雁池。是二合也。循览往匠，良少完终，为之怆然以慨，肃然以恐。曩与同人戏为文章九命，一曰贫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窜，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无终，九曰无後。

一贫困：颜渊簞食瓢饮；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悬鹑；列子不足嫁卫；庄周贷粟临河，枯鱼自拟；黔娄被不覆形；东方朔苦饥欲死，愿比侏儒；司马相如家徒壁立，典裘，阳昌家庸酒；太史公无赂赎罪，乃至就腐；匡衡为人佣书；东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尽露；王章病无被，卧牛衣中；王充游市肆，阅所卖书；范史云釜中生尘；第五颀无田宅，寄上灵台中，或十日不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入则护前，出则掩後；孙晨有藁一束，暮卧旦卷；吴瑾

佣作读书；赵壹言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束皙债家相敦，乞贷无处；王尼食车牛，竟饿死；董京残絮覆体，乞毛於市；夏统采求食；洗养鸡种蒜，以给治丧；陶潜驱饥乞食，思效冥报；应璩屠苏发彻，机翁见谋；{天日}道元与天公笺，言布衣粗短，申脚足出，挛卷脊露；张融寄居一小船放岸上；虞和遇雨舒被覆书，身乃大湿；王智深尝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刘峻家有悍室，辄憔悴；子野借民地二亩，盖茅屋数间；卢叟每作一布囊，至贵家饮啖後，馀肉饼付螟蛉；杜甫浣花蚕月，乞人一丝两丝；郑虔履穿四明雪，饥拾山阴橡；苏源明薪照字，垢衣生藓；阳城屑榆作粥，不干邻里；贾岛叹鬓丝如雪，不堪织衣；孟郊苦寒，恨敲石无火；卢全长须赤脚，灌园自资；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妇。国朝如聂大年唐寅辈，咸旅食廛居，不堪其忧。迩来谢客糊口四方，俞子换影寒庐，卢生无立锥之地以死。余尝有诗贻谢云：“隐士代失职，达者惭其故。”

二嫌忌：屈原见忌上官，孙臆见忌庞涓，韩非见忌李斯，庄周见忌惠子，荀卿见忌春申，贾谊见忌绛灌，董仲舒见忌公孙，蔡邕见忌王允，边让孔融杨见忌魏武，曹植见忌文帝，虞翻见忌孙权，张华见忌荀{曰助}，陆机见忌卢志，谢混见忌宋祖，刘峻见忌梁高，薛道衡王胄见忌隋炀，柳见忌诸葛颖，张九龄李邕萧颖士见忌李林甫，颜真卿见忌元载，武元衡见忌王叔文，韩愈见忌李逢吉，李德裕见忌李宗闵，白居易见忌李德裕，温庭筠李商隐见忌令狐，韩见忌崔胤，杨亿见忌丁谓，苏轼见忌舒，李定石介见忌夏竦。或以材高畏逼，或以词藻惭工。大则斧质，小犹贝锦。近代如李献吉薛君采辈，亦遭谗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颜光禄《家训》云：“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显暴君过，宋玉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货无操，王褒过彰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谄，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底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傲诞致殒，杨修丁e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陵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玄晖侮慢见及。虽天子有才华者，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负世议。”予谓颜公谈尚未悉，如仪秦代厉权谋翻覆，韩非刻薄招忌，李斯舆虐覆宗，刘安好乱亡国，陆贾纳赂夷荒，枚皋轻冶媒贱，杨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贵，刘向诬罔黄白，谷杜宗傅戚里，王充狂诞非圣，陈寿售米史笔，刘琨少没权游，孙绰人称秽行，王一俭市国取相，沈约乘时徼封，张缵杯酒杀人，谢超

宗邑纳间，伏挺纳贿削发，魏收淫婢徵贿，江总献谄丽词，世基从史荒君，世南遨游二帝，四杰皆竞轻浮，沈宋并驰险狷，李峤浮沉致责，苏味道模棱充位，张说大肆苞苴，贺知章纵心沉湎，王维、郑虔陷身逆虏，柳宗元、刘禹锡躁事权臣，刘长卿怨怼多忤，严武骄矜无上，李白见辟狂王，崔颢数弃伉偶，元稹改节奥援，李德裕树党掎击，王建连姻貂，李益感恩藩镇，杨亿谗侮同舍，曾巩陵铄维桑，欧阳修乖名濮议，苏轼取攻蜀党，王安石元丰敛怨，陆游平原失身。人主如梁武、隋炀、湘东、长城违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贤，而闺门之行，不可三缄，况其他乎！即如吴迈远杜必简之流，不能尽徵。迩时李献吉，气谊高世，亦不免狂简之讥。他若解大绅、刘原傅、桑民怗、唐伯虎、王稚钦、常明卿、孙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纷纷负此声者，何也？内恃则出入弗矜，外忌则攻摘加苦故尔。然宁为有瑕璧，勿作无瑕石。

四偃蹇：荀卿垂老兰陵，避谗引却；孟氏再说不合，徨出昼；长卿为郎数免，婆娑茂陵；仲舒既罢江都，衡门教授；贾生长沙卑湿，作《鹏赋》；东方朔久困执戟，作《客难》；扬雄白首校书，作《解嘲》；冯衍老废於家，作《显志赋》；陈寿以谤议，再致绌辱；孙楚以轻石苞，湮废积年；夏侯湛中郎不调，作《抵疑》；正三十年不过六百石，作《释讥》；潘安仁三十年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作《闲居赋》；卞彬摈弃形骸，仕既不遂，作《蚤虱》《蜗虫赋》；刘峻为梁武所抑，不见用，作《辨命论》；何逊间宦游不进，作《拍张赋》；卢思道宦途迟滞，作《孤鸿赋》；卢询祖斥修边堠，作《长城赋》；王沈为掾郁郁，作《释时论》；蔡凝为长史不得志，作《小室赋》；刘显六十馀，曳裾王府；丘灵鞠不乐武位，欲掘顾荣冢；刘孝绰前後五免；萧惠开仕不得志，斋前悉种白杨；庾仲容王籍谢几卿俱久不调，沉酣以终；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达，其了以恚恨从贼；侯白欲用辄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终；四杰惟盈川至令长；李杜沦落吴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还终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夺官；萧颖士及第第三十年，才为记室；王昌龄诗名满世，栖迟一尉；贾岛温飞卿皆以龙鳞鱼服，颠蹶不振；孟郊公乘亿温宪刘言史潘贲之徒，老困名场，仅得一第，或方镇一辟，憔悴以死，至其诗所谓“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尘”，“一领青衫消不得，着朱骑马是何人”，又有“挪揄路鬼”，“憔悴波臣”，“猕猴骑土牛”，“鲇鱼上竹竿”之喻。噫！其穷甚矣。胡仲申聂大年刘钦谟卞华伯李献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钦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迩时之偃蹇者。

五流贬：流徙则屈原、吕不韦、马融、蔡邕、虞翻、顾谭、薛荣、卞铄、诸葛、张温、王诞、谢灵运、谢超宗、刘祥、李义府、郑世翼、沈期、宋之问

、元万顷、阎朝隐、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吴武陵，明则宋濂、瞿佑、唐肃、丰熙、王元、杨慎；贬窜则贾谊、杜审言、杜易简、韦元旦、杜甫、刘允济、李邕、张说、张九龄、李峤、王勃、苏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郑虔、萧颖士、李华、王昌龄、刘长卿、钱起、韩愈、柳宗元、李绅、白居易、刘禹锡、吕温、陆贽、李德裕、牛僧孺、杨虞卿、李商隐、温庭筠、贾岛、韩、韩熙载、徐弦、王禹、尹洙、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王安中、陆游，明则解缙、王九思、王廷相、顾、常伦、王慎中辈，俱所不免。穷则穷矣，然山川之胜，与精神有相发者。

六刑辱：孙臆刖足，范折肋，张仪捶至数百，司马迁腐刑，申公胥靡，祢衡鼓吏，刘桢尚方磨石，张温幽系，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谢庄崔慰祖袁象陆厥辈，咸髡钳短後，城旦鬼薪。诸葛{曰助}有《东野徒赋》，酈炎有《遗令》四帖，高爽有《鰕鱼赋》，杜笃有《吴汉诔》，邹阳江淹俱有上书，皆是囚系中成者。明初文士，往往输作耕佃，迩来三木赭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扬乌七岁预《玄》文，九岁卒；夏侯荣七岁属文，十三岁战歿；范攄子七岁能诗，十岁卒；王子晋十五对师旷，十七上宾於帝；周不疑萧子回十七被杀；林杰六岁能文，十七岁卒；夏侯称、刘义真、萧铿、陈叔慎、陈伯茂俱十八，义真及铿俱赐死；袁著十九；陆瓚邢居实二十；王寂、萧二十一；徐份九岁为《梦赋》，与何炯俱二十二；刘宏二十三；王弼、王、王延寿、王绚、何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字彦道）、刘景素二十五；祢衡、王训、李贺俱二十六；卫、王融、俱二十七；酈炎、陆厥、崔长谦俱二十八；杨经、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镜、到伉、刘苞、欧阳建俱三十；梁昭明、刘 俱三十一；颜渊、陆绩、刘敞、卢询祖俱三十二；贾谊、王僧绰俱三十三；陆琰三十四；萧子良、谢瞻、崔慰祖俱三十五；骆统、王洽、刘琰、王锡、王僧达、谢俱三十六；谢晦、王昙首、谢惠连、萧缅、陆俱三十七；王珉、王俭、王肃俱三十八；王古十九；嵇康、欧阳詹俱四十。近代高启、郑善夫、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讴、殷云霄、林大钦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誉三十五；常伦三十四；徐祜卿、陈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怀仁、马拯仅二十馀。又有苏福年十四，蒋焘十七。兰摧玉折，信哉！

八无终：韩非、蒙毅、晁错、杨恽、京房、贾捐之、班固、袁著、崔琦、蔡邕、孔融、杨、祢衡、边让、张裕、周不疑、酈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韦曜、贺邵、韦昭、嵇康、吕安、张华、裴、石崇、潘岳、孙拯、欧阳建、陆机、陆云、苻朗、谢混、颜峻义、刘真、刘景素、沈怀文、谢、刘之遴、王僧达、王融、檀超、丘巨源、谢超、宗荀、丕萧锵、萧铄、萧锋、萧贲、崔浩、荀济、王昕、宇文[A102]、杨汪、陆琛、王斤、杨、温子升、虞绰、傅乡宰、

章华、王胄、薛道衡、刘逖、欧阳、张蕴古、刘之、李福业、王无竞、王劼、王珣、范履冰、苗神客、陈子昂、王昌龄、李邕、王涯、舒元舆、卢仝、姚汉衡、剧燕、路德延、汪台符、离昭庆、锺谟、潘佑、高启、张羽、张孟兼、孙十、解缙以冤；李斯、刘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邓、隐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谢晦、谢灵运、范晔、孔熙先、谢综、王伟、伏知命、张衡、郑、宋之问、崔、萧至忠、薛稷、苏涣、江为、宋齐丘、郑首俱以法；屈原、杜筠、周处、刘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绰、陈叔慎、许善心、骆宾王、张巡、颜真卿、温庭皓、周朴、孙晟、陈乔、文天祥、余阙、王、方孝孺以义；陈遵、锺会、蒋显、夏侯荣、卫恒、曹据、王衍、庾、袁翻、袁山松、殷仲堪、羊之、沈警、沈穆之、鲍照、袁嘏、张纘、江简、鲍泉、尹式、孔德绍、王由、韦谏、萧、王、祖君彦、虞世基、皮日休以乱。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寿、何长瑜、卢照邻以水；张始均以火；伊以猛兽。近代常伦以狂刃；韩邦奇、马理、王维楨以地震。至若高贵乡公、梁简文湘东王、魏孝静、隋炀，所不敢论。

九无後：叔向之鬼既馁，中郎之女仅存；刘、刘并废蒸尝，刘敲、刘、何胤、何点先虚伉俪；李太白、萧颖士有子而独，孙女流落，俱为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公一侄曰龟，王维四弟无子，阳城三昆不娶；孔融女子髫年被刑，机云会晔期功骈；王筠阖门盗手。神理荼酷，於斯极矣。迩来宗臣王维楨、高岱亦然。

吾於丙寅岁，以疮疡在床褥者逾半岁，几殆。殷都秀才过而戏曰：“当加十命矣。”盖谓恶疾也。因援笔志其人：伯牛病癞；长卿消渴；赵岐卧蓐七年；朱超道岁晚沉；玄晏善病至老；照邻恶疾不愈，至投水死；李华以风痹终楚；杜台卿聋废；祖；胡旦瞽废；少陵三年疟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问余：“古亦有贵而寿者乎？”余对：“有之。公孙弘、韦贤、匡衡拜相封侯；胡广周历三公，至太傅；弘贤广皆八十；谢安以太保，王俭以开府，沈约以尚书令，范云徐勉以仆射，朱异以领军，江总以尚书令，徐陵以宫傅，各秉政；高允为中书令，年九十八；范长生为丞相，年百馀岁；杨素将相二十载；唐世宰辅魏徵、李峤、苏味道、张说、苏、韩休、张九龄、陆贽、武元衡、权德舆、令狐楚、元稹、左仆射王起年八十八；尚书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欧阳修俱执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赵孟、许衡、窦默、姚枢、王磐、姚燧、欧阳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兴，刘诚意、王新建至开茅土；杨文贞、丘文庄、李文正、王文恪俱历师臣；杨寿八十，丘李王皆七十之上。毋论许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要以宠冠绝，并有遐龄。”蔡匿笑不答。余乃谓曰：“伊尹、太公、周公、毕公、召

公不拜相乎？卫武公不为侯伯乎？不皆至百岁乎？”蔡乃曰：“善。”

颜之推云：“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於矛戟，讽刺之祸速於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吾生平无进取念，少年时神厉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为扞舌。

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中於一时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这道也。迩来狙狙狻贾胡，以金帛而买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唉，可恨哉！